

牽牛籐

白沈
荻吟
傑魯
倫莽
著合

香港 崇明出版社 出版

洪天賜教授捐贈 籐牛牽

倫傑 荻白
莽魯 吟沈
著合



香港崇明出版社出版

目錄

序

林綠

散文

白 荻

無名橋

故園

椰林之歌

牽牛籐

鵝嘜河

蛙聲

夜曲

一
五
一〇
一三
一七
二四
二八

春到人間

.....三二

飄

.....三五

露營的晚上

.....三九

沈吟

青山·綠水·愛情

.....四五

風箏

.....五〇

都門歌者

.....五四

荷蘭樹

.....五八

飄動的紅彩

.....六一

小說

傑倫

紫雲姑姑

.....六五

十年前的事……………七一

割雞奉神……………七九

魯 莽

流浪的賣藝人……………八七

自鳴清高的人……………九六

老爺車……………一〇八

序

林綠

今年五月間，我在着手編撰三部創作合集，其中有一部是散文集，並約了魯莽兄的稿子。他寄稿來時，向我提及他早也有彙編一部合集的意思，請我抽空向出版社接洽一下。我居住在獅城，這原是很輕鬆的事，於是與出版社談妥之後，他很快就將稿件整理好了。然而，想不到在集子付梓之前，魯莽兄却又給了我一件苦差事：爲這本「牽牛簾」寫篇序文。這不能不令我躊躇了，理由很簡單，我自己的文學修養不深，而且依照慣例，序文該由名人來執筆，可是，我接受了這件吃力的工作，原因是我不願虛偽，同時不能拒絕友人的盛意。序文之所以列在卷首，自然是因爲其重要性；而我若無法發揮這重要性，那麼，這當然要歸咎於我淺薄的文學修養了。

有些讀者不屑看合集，因爲懷了合集比不上專集精彩的成見。這是極端錯誤的觀念。其實合集乃集幾人之作品而成，素質上應比專集更高才對。固然這其間涉及寫作修養問題，但大體上說來，多人合著的書是不會亞於專集的。這是幾個人的精華與一個人的精華的對比。

我願意很冷靜地說：本書中各篇作品，都是够水準的創作。當然，馬上就會有人批

評我這是在爲友人捧場，但事實是這樣的。書中的六篇小說，取材樸素，寫得都是真人真事，這樣的故事和人物，可以毫無困難在我們生活周遭找到。像魯莽「流浪的賣藝人」中其保那一群爲生活迫壓的苦難藝人，「老爺車」中喜搬弄是非無知的劉二孀，善良的莫哈末；傑倫「十年前的事」裏正直豪爽有俠義胸懷的張通三，忠於愛情的痴心的「紫雲姑姑」等。作者很忠實地處理這些題材，不矯作不誇張，更沒有胡亂捏造不合理的「動人」情節，因此我們讀來倍覺親切。因爲是真實的故事啊！

一位英國批評家說：散文的要點，不在題材，而在人格的可愛。它必須從學童們所謂有趣的東西或是任何聞到的、聽到的、看到的、覺到的、觸到的、想到的東西去入手，但首要的是作者必須要有他自己的意境，這意境必須在他自己心頭成形；而散文的動人與否，全憑孕育與表達這意境的心靈是否動人而定，白荻的散文一向以細膩見稱，他善於發揮題材，他把所見所聞、所觸所覺、所聽所想的以流暢優美的文筆詳細寫下，却又又不使人感到拖泥帶水，這正是他的成功之處。而且，他的散文又含哲理，這點讀者自可從他的作品中找到；而沈吟的散文寫來却似行雲流水，感情真摯且帶有故事性，猶如一篇動人的小說般引人感人！

信筆寫來，全講了作者的好話，似乎真有點捧的意味了。世上沒有十全十美的東

西，文章也一樣，關鍵在好壞的多寡吧了。本書中的作品，小說方面，我覺得有些地方描寫得不够深刻，許多極須加強描述的，作者讓它輕輕滑了過去，減低了感人的力量。至於散文，我的感覺是有一些在感情方面下的工夫不够，幾乎變成了無病呻吟，我總以為，寫散文若沒有感情，還是不要牽強下手，因為感情原是散文最重要的東西，沒有了它，就會產生枯燥乏味了。



十二月星加坡郊外

白荻：

無 名 橋

故 園

柳 林 之 歌

牽 牛 籐

鵝 嚙 河

蛙 聲

夜 曲

春 到 人 間

飄

露 營 的 晚 上

無名橋

我不能告訴你這橋的名字，實際上連我也不知道它的名字叫什麼。

它並不寬濶，僅能通過一輛囉哩車而已；但橋身很長，多是用木板釘成的，除了橋身下面是用鐵鋪的外，還有兩條粗大而長的鐵索，穿過橋沿的木柱，緊緊的連繫着，由這端到那端。

橋面的厚木板橫鋪在鐵條上，顯得高低不平；但很緊密。因為要適合囉哩的通過，在橫木上又加上兩條直的木板。

橋基是用粗大的沈木的樁，一邊有四道主幹和許多支柱，支持着整座橋身。別看它是木頭築成的，却甚是堅固。從橋上到河面，距離很高，兩岸的土地低窪，所以橋身就從另一端的土坡上延伸到這一邊的堤岸上；遠遠看去，中間顯得低些，像一道不很彎的弧線。

它是建立在鵝嘜河上的，也是錫礦公司的傑作；但它是何時建立的，我可就不知道了，更沒法追查它的底細，而且，我認為我根本不需要問這些。

橋的那一端的土坡上，是錫礦公司和煉錫房，上面高高的矗立着一條烟囱，當提煉

錫沙的時刻，站立在橋頭上，那煉錫房裏的烟夾着一陣疏瑣氣味，隨風熏過來，叫人感到無比的難受。

橋的這端是一大片荒蕪的曠野和湖沼。從遠處眺望，那鹹芭柴建立的金山溝架，有潔白的沙堤圍繞着。要是西北風吹來的話，你就會清徹的聽到那金山溝流下潺潺的水聲，彷彿是一場風雨將要到來似的。

我記不起是甚麼時候，與這條無名的木板橋發生很深厚的感情，憑着記憶的搜索，我終於記起我在小學裏的時候，因為家境貧寒的關係，脫離了學校的懷抱，而踏進了社會的門檻。

第一次走在它底身上，它就給我留下一個很好的印象；鵝嘜河的兩岸，尤其是在這橋下一帶，都長滿了蘆葦叢，輕風吹過，蘆葦叢發出一陣悉悉索索的聲音。橋下沒有亂石堆，鵝嘜河底的水是平靜清澈的，像一個沉睡的巨人，無聲的蜷臥在陽光下。

難道鵝嘜河就沒有活潑，激動的時候？當下過一場大雨，鵝嘜河的水爆漲了，黃濁的水喘急的流過無名橋下，沖擊着橋基，泛濫了兩岸的香蕉芭、蘆葦叢，發出怒吼。一連串的枯枝，樹籐，從上流沖捲下來，被橋基阻擋着；橋下再也不平靜了，它陪着遠處金山溝的水聲，奏着一支雄壯的歌。

當你佇立在無名橋頭，眼前就會感到無限的開朗，心情也感到無限的輕鬆。隔岸錫礦公司上面的白色樓房，就是中華中學，莊嚴的矗立在椰叢中。有時金山溝的水聲不再傳來，那朗朗的誦讀聲就飄過芭蕉叢，傳到這邊空虛的曠野上，也傳到無名橋上；可惜的是，我却不能踏上它底懷抱，跟那以前由小學升入中學的朋友們在一起了。

我記得曾有一個在那間中學讀書的朋友，第一次從這條無名橋上走過，失足跌倒，橋上僅有一條鐵索的欄杆，擋不住他的身軀，整個人就像陀螺似的滾到河裏去，擦傷了皮膚。從此，他就一口咬定這條無名橋定有鬼魂存在。然而別的人走上千百次也不會摔下河去。

每天，笨重的囉哩車帶着礦場裏運載出來的沙石，從橋上輾過，那些脫釘的木板隆隆地跳動起來，發出很大的聲響。如果你還沒有到過這兒的話，說不定你會担心橋會折斷哩！

夜晚，無名橋是寂靜的，除了夜蟲在河的兩岸幽幽的鳴叫外，礦場上連一個人也沒有了。只有在開夜工的日子，可以看到金山溝上的燈火，連串的發着光，照耀着黝黑的曠野。

呵！無名橋，它日日夜夜的負起沉重的任務，忍受着，默默的忍受着風雨的吹打；

多少年來，它堅強的臥在河上，使兩岸的居民得到來往的便利。

原諒我，無名橋，原諒我這只讀過六年書的人，不能爲你寫下更美麗的詩篇，來歌頌你的堅強和偉大，我只能在此向你祝福一聲，明天你又將迎接那燦爛的朝陽！



故園

這是一條不算寬闊的泥土路，貫穿在這自然之神的最調和、最得意的色彩——草地的青色和樹林的綠色——之間，綠意盎然的，彷彿這兒都是一片柔和而沉謐的綠之海。這泥土路並不平坦，因為人們只是依着土地的形勢去開拓它，所以，它難免得通過許多高低的土坡，一直伸展開去。

它的盡頭，我們是看不見的，因為它展開到一小段就稍微有些彎曲，而那兒又是一片枝葉濃密的橡樹林，只要一轉彎，它就消隱在這綠的境界裏，再也不見它的踪影。

泥土路上散亂的鋪滿着無數嶙嶙的石塊，對於有些不穿鞋子的人們，無論什麼時候都好，當他從這路上走過，他必定得小心一些，否則一時大意了，踢到了石塊，腳上會馬上皮破血流。

乍看起來，這條泥土路彷彿有一種無上的權威和力量，有它的存在，這自然青翠的海就被劃分開來——當然，人們寧可犧牲綠的蒼翠，但絕不能沒有這劃分的重要線，因為它是這兒人們來往所不可缺少的。

這泥土路的兩旁，除了那最調和的綠色，還有一種很明顯的特徵，那就是籬笆。這

些在泥土路兩旁居住的人家所環繞的籬笆，以一個平常人的觀察來說，都會明瞭任何一家的經濟概況，那本來是極其平常的事。有的人家籬笆用木材混雜着鐵絲網，有的種植幾棵檳榔樹和野灌木，當做支持籬笆的柱幹，密而複雜的，遮掩着人們的視線；也有的只用灰石打造成許多柱子，讓一條條鐵絲網穿連着。

沿着這條泥土路再往前走，我們下了一個不很斜的土坡，走過一道橫架在溝渠上的小橋，仰起頭，便可以望見一根高高的電桿柱矗立在我們的面前；當還沒有望見電桿柱之前，我們先被一叢叢青蒼的織蓆草所吸引，它們組成一道任何動物不敢侵犯，也不敢觸摸的天然屏障。這原因是它們的葉子長滿了無數的刺，好像一把鋸似的。

接着，我們很自然地望見了織蓆草的藩籬裏面的一棵棵枝葉茂密的紅毛丹樹，青翠的葉片兒映着柔和的陽光，呈現着點點的銀色，彷彿一個平庸的女人，頭上披上一層閃亮發光的珠翠。

走進了那簡陋破舊的園門，就是我們所要到的故園。

說起來，這故園的面積並不很大，以我們站着的這角度上看，它是長方形的，一面接近着泥土路，一面却是接近一條小河，而另外兩面只用鐵絲網的籬笆分界劃開來，把故園夾在中間，好像沒有這樣便不容易使人分清楚彼此似的。

實際上，這故園並非屬於我們自己的，在十多年以前，它本是樹膠園，膠樹被砍伐後，轉賣給一個巫籍園主。除我們這一家外，在那個時期，我們這故園便多搬來一戶人家。原本只有我們這間破舊的老屋孤零零地屹立在這故園的正中，現在，這老屋也就多了一個同伴，不再顯得那麼地孤單與寂寞。這故園雖平添了不少生氣，但也免不了鬧出許多糾紛與風波；尤其是我們這新隣居的那位家庭主婦，簡直就是一個典型的長舌婆，今天東家長，明天西家短，使人討厭她，甚至她自己的女兒們也非常怕她的囁嚅。

這故園的地勢可分為兩大部份，接近西邊泥土路的地面較高，土質也較貧瘠，膠樹砍伐後就種植了紅毛丹樹苗，一段時期曾枯死了好幾棵，而那些逃出了這厄運的便是長得萎靡不振，呈現一片頹喪的氣象，另一面靠近河邊的，地勢較為低窪，土質也較肥沃，這兒沒有種植任何果樹，只給我們這新隣居壟種菜蔬、瓜豆，及其他一切農作物；但這地方因為低窪的緣故，下了幾場大雨，小河水便漲了起來，常泛濫這片土地。我們新遷入的這家鄰居，他們的屋子就建在這低窪地南面的一角，所以當河水一泛濫，他們的屋子和一切農作物總逃不了浩劫，時常，在此種情形下，這典型的長舌婦便咒罵老天爺和隣居們，聲浪像爆發的火山，像憤怒洶湧的河水，滔滔不絕於耳。

本來，對於一個遭遇到任何打擊的人，別人都存有一種協助或同情的心理；但如果像我們鄰家的那位長舌婦這樣，同情就等於是多餘的，不理她吧，她就在別人前面說你是如何的驕傲，見難不救；理她吧，她也不會在別人面前說你一句好話的。所以跟這種人相處在一起，就如有反而沒有來的好。

我們兩家就在這種情況下，維持一場又一場不很愉快的交往。

我們這故園的那些紅毛丹，跟我們種的幾棵果樹，原先有一個時期曾鬧過一次蟲災，這是一種不知叫什麼名字的小蟲，也不知從那兒忽然傳播繁衍到我們故園來的，這種小蟲好像蠶一樣，牠也會吐出一條長長的像蜘蛛一般的絲，捲着小片的葉兒，編織一個長尖形的繭，將自身束縛起來。牠們繁衍的力量是快速的，驚人的。起先牠們盤據在番石榴樹上，啃着番石榴的葉子維持牠們的小生命，漸漸地，日子一久，番石榴葉子快被牠們啃光了，風一起，那被牠們啃得殘缺不全的葉子都隨風飄落下來，只剩一枝光禿禿的軀幹，露出一片蒼老可憐的模樣；而那些得意忘形的蟲兒們，因沒有葉子再給牠們啃食，牠們不得不轉移目標，於是繼續着向楊桃樹、紅毛丹樹大肆進攻，因牠們繁殖力量的快速，所以沒有多大的功夫，楊桃樹、紅毛丹樹又變成番石榴樹那種模樣，而這時候，不知怎的，這些小蟲們却慢慢地減少了，消滅了，即使偶而發現一兩隻，也不再

顯得像先前那般活潑。

被蟲兒啃過的果樹，都是光禿禿的，它們以枝幹刺着蔚藍的天空，彷彿向老天訴說自己的不幸；但這種現象並不會保持很久，幾個月後它們長出嫩芽，生了新的碧綠葉兒，迎風搖曳，像經過了一場風暴，它們又重新獲得了生機與活力。

故園的那層藩籬，在還沒有修建以前，曾遭牛羊的破壞，柱子歪斜地倒在一旁；因為在我們老屋的遠近，居住的人多數飼養着牛羊，這些牛羊時常都破壞了籬笆，走進故園來任意蹂躪農作物；牠們有時趁人已沉睡了，三更半夜的採取突然的行動，如果起身來驅趕，明天你再難得看到那些農作物有一樣是完整的。

到了紅毛丹成熟季節，住在故園遠近的野孩子，及一些不務正業的人，每天數十個或幾個混成一羣，相繼到故園來採摘紅毛丹。他們爬到樹上，隨心所欲地採摘，折毀樹枝，鬧得天翻地覆，常常一片譁笑隨風飄來；這種人如果跟他們鬧，那簡直是多費唇舌。這是故園唯一的騷擾季節，幸好這季節並不長久。

這些都是我在故園生活時期的一段雜碎回憶，至於現在故園的情形是否還是這樣呢？我則不得而知了。

椰林之歌

人家說，那聳立着堅強的樹幹，高高支持着梢端的那尖而細的一叢葉子，纍纍的果實，就是熱帶地方的特徵——椰樹。

是的，這說的並不太過份，它的確代表着熱帶地方的風光，象徵着熱帶兒女的爽朗，豪放的性情。

慶幸我又搬到這僻靜的椰林來了，在這沉靜的椰樹下，我可以儘量的引吭高歌，讓歌聲飄盪在椰林下，縈繞着椰林幽靜的深處；倦了，躺在如茵的柔輦草地上，靜靜的看椰葉在風中婆娑起舞、呼嘯，聽椰葉的拍擊聲，伴着奏起一支自然的優美的旋律。

我愛椰林，愛它那堅強傲岸的性格，筆直的站着，像一個巨人，頂上披着一縷散髮，那青嫩的果實，彷彿是它的眼睛，在覬覦着這平凡的人間似的。

風輕的時候，椰葉在彼此娓娓細語，像訴說着許多憂鬱和辛酸的故事，又像低低的歡呼着美好的日子到來。

我自幼生長於椰林，童年的生活大都在椰林下渡過，甚至母校的四週也是環繞着椰林，所以我依戀它，看着它，我的心就像得到了慈母親切的安慰。

我很喜歡爬椰樹，因為住在椰林裏，平時看慣了憐居那位靠採椰生活的印度人姆都爬椰樹，私心裏早就羨慕着他爬樹的本領。

曾幾何時，我也開始爬過。有一回，我鼓足勇氣上到椰樹的一半，回頭下望，距離地面很高了，心裏也跟着緊張，而且跳動的很厲害，手也不禁顫抖起來，軟了；腦子裏很混亂，覺得好像有一個恐怖的黑影在向我侵襲，手一鬆，身子脫離了樹幹，飄然滾到地上去，迷迷糊糊的……

雖經過那次的教訓，手上也留下了一道值得記憶的疤痕，然而，我並不灰心，幾次的嘗試後，我已可以爬到椰梢上去；坐在它粗大的葉梗上，仰面望着遠遠出奇的藍山，那些矮小的樹，房屋儘在脚下，我的眼前展開一片廣闊的綠野，心情也跟着開朗起來。一天下午，從學校裏歸來，發現隣居那位採椰的印度人姆都的家門口圍滿了一堆人，夾着一陣淒切的婦女啼哭聲，一定是發生了甚麼事情，我想。母親後來告訴我，那印度人早晨爬椰樹，不慎從椰梢跌下來，頭破了，血涔涔流出，慘狀使人目不忍睹……這實在給我一個很大的教訓，對高聳的椰樹，我不敢再隨便趾高氣揚，同時，也斷絕了爬樹的興趣。

椰樹，人家說你堅強，傲然的立在這半島上，從每一個角落，細聽祖國的兒女熱情

嘹亮歌聲，響遍你的四週，你怎麼默默的，像一個世故的老人，不聲不響呢？

我徘徊在椰林下，回味着過去那一段日子，我不會忘記那採椰的印度人的死，雖然更有無數的採椰工人，流着血和汗，爲着哺育祖國每一個兒女而不辭勞苦，不顧危險。

椰林啊！祖國兒女歌聲又飄起，你不該再沉默了，搖曳着葉兒吧，微笑的，凝望着祖國的兒女的笑臉，洋溢着一片愉快的氣氛，迎接那美好的祖國新生的到來。



牽牛籐

我一向都喜歡在日常的生活中，抽空作一次冗長的漫步。

這是沒有什麼目的的，如果每個人對他自己所尋求的事物都抱有一種目的，那將不會是一種完美的現象，我覺得。

然而，在我那自己所屬的範圍必竟是太狹窄了，我咒詛不能貿然地超越這層情感的藩籬，逃出這緊張而又繁囂的圈子。

於是，我遂感到自己爲情感所羈絆，產生一種憂鬱的心境。

「那我怪自己的無能麼？」有時，我奇怪自己有這麼思想。

「不會的。」有人回答我：「你可以看那籬笆上迎風搖曳的牽牛籐，沒有經過許多挫折和打擊，它能蓬勃與茁壯的生長麼？它能從陰暗的角落裏爬上那高高的圍牆，接受陽光，風雨的滋潤和愛撫麼？」

於是，當這種思想在我腦海中佔有了它的領域之後，對於那一向來都被人忽畧的籬笆上的牽牛籐，我倒不覺對它感到有一份愛好的心理。

人原就有許多奇特的思想呵，在他所接觸的境地裏，他往往會對某些事物發生好

感。

因此，當躊躇着落日的斜暉，在這長滿茂盛野草的爛泥河畔蜿蜒的小徑上漫步，我總忘不了凝望那傍着河岸生長在籬笆上蒼翠的牽牛籬；繁茂的，似乎將鐵絲網的籬笆編織成一條綠色的長帶，增添一份秀麗的彩光。

三月，橡樹長出了新生的嫩芽，開了細小淡黃的花朵，替爛泥河抹上一層翠綠；在陽光沐浴下，它們翠綠的葉兒閃耀着一片銀色的光芒，蕩漾着青春的活力。

爛泥河，在三月美好的時光裏，洋溢着大自然的美。

我還能渴望什麼呢？當一切的生命都呈展一片和諧與秀麗的時候。

我會忘記了那攀着籬笆繁茂的牽牛籬麼？不會的，我打心裏向自己說。

三月，從爛泥河岸時常吹來一陣陣霉爛氣息的熱風，讓新綠的膠林揚起無數盪動的海般的波濤，響奏着一支自然的歌。

當這自然的旋律正雄壯地響奏時，你心靈將不會感到憂鬱。

不要認為那不被人所注意的牽牛籬是一種卑賤的植物，同時，也不要認為它所開的淡紫色花不是一種美麗的花；因為在許多人的心目中，只認識一件事物的外表，外表是美麗的，惹人注目的，就有人為它讚美與歌頌；這樣，人們既然只懂得外表，認識外表

是美的就覺得滿足了，他們向不計較內在的好壞。

因此，美麗的花朵有人喜愛，有人讚揚，甚至那第一個發現那朵美麗的花的人是一個慣於利己的人物；當他發覺那朵花很美，並且不是屬於任何人栽培起來的，於是，他便毫不猶疑的採摘了去，供他插在家中的花瓶裏，獨自一個人慢慢欣賞。

而牽牛籐呢？它一向是被人認為卑賤的一類，所以它那喇叭般的淡紫花當然也被人認為是平凡的一種花；花既平凡，葉子更不會引人去注意了，因為當人們望見它時，總不屑地看一眼，或有所驚奇的表示。

「反正總是一棵牽牛籐嘛，有甚麼值得人們讚賞的！說是花，既不美麗，又不比別的籐花生色；如果誰有心情去讚美它的，我說他一定不够賞花的資格。」

有人說了，就頭也不同的匆匆離開這葉兒茂密的牽牛籐籬笆，彷彿他覺得要是再多停留一刻將會浪費他的時間似的。

每天，打從籬笆外的小路上經過的人都悠然地，不會向那籬笆上迎風搖曳的牽牛籐投一眼，即使有，也是偶然的，不感興趣的。

誰說它是卑賤的植物呢？自然原賦予每一樣生物以同樣的份量與美麗，從沒有厚此而薄彼的，只是人們對於選擇事物時總是喜愛那美麗的，因此，那不動人的就被唾棄了。

因此，美麗的花隨時有被採摘的可能，不美麗的就留在枝籐上。

因此，留在枝籐上的花朵就能永遠保持着它的青春，和它原有的風采；因為它不動人，所以它不怕遭受人們那狡猾的手去採摘與摧殘。

牽牛籐就是那不爲人們注意的一類，因此，它能保持它那自然的美。

一個不需要接受任何扶持與栽培而自己能生長起來的生命是堅毅的，因為它不需要任何依靠，幫助，只接受陽光與雨水的照耀和滋潤便能生長，便能蓬勃，便能滋長綠色來美化一切，誰能說它的生命是卑賤的呢！

記不清是什麼時候了，這兒曾經有過一場野火，燒盡了這兒的一切野草與雜籐，使這爛泥河岸成了一片焦黑，曠朗的場地，才有多少日子呢？那遺留下的種籽發了芽，又是一番新生的氣象。

當然，當一切種籽都萌芽的時候，堅毅的牽牛籐也復發了。

能說它是卑賤的生命麼？當淡紫色的花朵開遍了河岸時，將爲這綠色的自然增添以一份美。

鵝嘜河

你看見過一條綠色的彩帶麼？在這片美麗的土地上。

那彩帶在無數蔥翠的樹葉掩蔽下，又隱藏着一道河流，一道款款流動的河流，住在這兒的人們都叫它做鵝嘜河。

於是，鵝嘜河在人們的記憶裏有了印象，明顯的，或者模糊的。

於是，鵝嘜河在人們的心目中有了一個輪廓，一個幽美恬靜的輪廓，永存在人們的記憶的深處。

綠色的彩帶，是生長在鵝嘜河兩岸的樹，這些樹不是人們種植的，而是自然之神有意給鵝嘜河增添的更幽美，更富有詩意的裝飾物。

雖然這美麗的土地儘是一片青翠的自然裝飾，然而却比不上沿鵝嘜河兩岸的綠色的彩帶來了的青蔥、優美。

試想：一片廣大翠綠的自然景物裏，如果沒有一道樸實寧謐的河流，穿馳於自然的胸膛，即使它是多麼可愛，也不會使人留下太多的愛戀。而有了一道充滿生命力的河流，它便會把人們的思想情感永遠束縛住，使人不輕易忘懷它。

這樣，河流給人存在腦裏的印象是無窮的，也對這自然的精靈深深地感到歡欣、喜悅。

那些人是誰？譬如——我就是其中一個。因此，鵝嘜河在我心靈中佔有了一個地位。

鵝嘜河，爲什麼這裏的人們稱它爲鵝嘜河？想想吧，無論誰，都喜歡將一條穿流甘榜的裏河水冠上它流過的那個甘榜的名字，鵝嘜河便是由甘榜的名字而得名的。

河，有了名字，人們也有了印象和輪廓，永存在人的思想的領域裏。不管一條河的名字是不動聽的，或者是不美麗的。

生長在這兒的人們，對於鵝嘜河是不會感到陌生的，不僅是不會生疏；而且對它感到親切、可喜。

我不是藉故歪曲了它的現實事物，如果沒有了它，生活在它兩岸的農夫們的田園就會因水的缺乏，而影響到他們對生的意志。

因此，鵝嘜河像一個自然的母親，不但哺育了它兩岸的子女，也哺育了青翠的自然物。誰能說它不值得謳歌呢？

每天，它靜靜地流，流過甘榜，流過平野，田園，它看見生活在它兩岸純樸篤實的

農夫們，冒着酷熱的炎陽，爲翻土而勞碌；它看見美麗活潑的甘榜少女，蹲在它身邊洗衣，口裏哼着動聽的詩歌；也看見天真的孩子們，嘻笑着，跳躍在它的懷抱裏，潑弄潔白的水花。

沒有憂鬱，沒有牽掛，鵝嘜河，一切都是屬於寧謐恬靜的，靜的彷彿做着一個遠古的夢幻。

隱藏着什麼懷想呢？它悠然的面容上，有時從難以猜測的水底湧起圈圈圓暈，使它美麗的臉孔顯出一條條的皺紋，有時一條游魚，忽然沖出水面，就像纖細的手指在琴絃上輕輕地撥弄了一下，是那麼清脆的一個音符。

河水，是茶綠的，除非是下一場大雨，否則，它永遠也不變它底色彩，一種不容易使人激起清新的感想的色彩。

水面是屬於寧靜的麼？生長在兩岸的草不是被河水搖撼着嗎？你聽，沙沙的響起了，還有當水沖擊着塊塊的岩石時，湍急的水奏着歌，你能說它是寧靜的嗎？

我將怎樣回答？我的回答不是因鵝嘜河的水搖撼着兩岸的草而沙沙發響，也不是它沖擊着岩石而奏着歌，我只是說，它是屬於自然的恬靜的幽美。

我不考究鵝嘜河的來源，雖然我是生長在它流域裏的孩子。它的兩岸，是甘榜和平

野，這甘榜一向以產果子出名，尤其是芳香的榴槤，因此，甘榜到處長滿了茂密的果樹，樹的濃蔭無時不遮蓋着河面，使你難得看到陽光照耀着的河水，閃着迷人的金波。你來得太遲了，此刻，榴槤的季節已過去，再也嗅不到芬香的榴槤氣息。你沒有看見那鵝嘜河裏停滯着的果殼嗎？歲月的薰陶，它已褪去了原有的色澤，讓起伏波盪的流水搖撼着，在回味着它生命光彩的時刻。

你靜默了，你是否在思索着鵝嘜河的記憶？記憶甘榜果實成熟的時期。這些，河水是熟悉的，比誰還知道得多。你不信嗎？當果樹開花時，它看見了，風一來，一部份的花就搖落在水裏，由水伴它流經每一個角落。

知道了果園開花的時節，同時，更知道了果實成熟的時候；那時榴槤的飄香，紅毛丹紅燦燦的掛彎了枝頭，耀人眼目；山竹，嬌羞的躲在綠葉深處，不敢露臉，住在甘榜裏的人開始忙了。這一切，都顯示着活潑歡愉的氣氛呵。只有鵝嘜河的水，依然像個不理一切事物的人，悠然地流着。

流過多少歲月呢？當甘榜的果園的樹開了花，結了果，一次又一次果實的成熟。

無窮盡的，自然的精靈，除非是天與地毀滅了，否則它是永遠充滿了青春的活力，生命的光輝。

因此，鵝嘜河記憶是無盡的，連住在甘榜裏年紀最大的父老們也不能跟它比；它曾看見父老們長大又倒了下去，只有它，活在自然的記憶裏，活在新一代的人們的心頭。歲月埋殁了過去一切的事物，人的生命是循環不息的，當新一代堅強的負起了前一代的生活重担，直到他們老了，接着又有另一代負起來。

只有鵝嘜河却是屬於年青的生命，永遠不變的。

年青的生命，躺在自然的溫牀上，奔流不息。白天，它陪辛勤的農夫們，爲他們美化青翠的田園。夜晚，它竊聽着戀人的傾訴。它蘊藏着許多說不出的故事。

每天，它流過綠葉掩蔽的陰涼的甘榜果園，空曠的平野，然後，默默地向南流去。你有沒有聽過鵝嘜河唱着的歌？潺潺的低語？是的，任何一個人都肯定的說有；當水流過突露於河間嶙峋的岩石，它唱着歌；當粗大的樹幹擋住了河水捲流的枯枝敗葉，它也會唱歌；但在河的記憶裏還有一支更雄壯更活潑的歌，嘩啦嘩啦的像海濤一般的歌。

一條河當然不能缺乏橋，以溝通兩岸人們的交往；鵝嘜河就橫臥在兩個村落之間，所以它的流域裏有四道較廣闊的橋，橫貫在它的胸懷上；一道是爲公路而搭建的橋，一道是橫貫於甘榜果園內的橋，還有兩道橫貫在曠野邊緣，這兩道橋，一道是以木板鐵條

築成的，可以供囉哩的通行，模樣却是最簡陋的；另一道雖然以鋼骨水泥建造，完美地設立在鵝嘜河上，但並不大實用，它樣兒有些像水閘；當鵝嘜河水流過這橋下時，像過一道難關那麼艱難，同時更不寧謐，因為橋下河口狹小，河水猛烈又湍急的沖流下去，形成一道瀑布，水花泡沫四面飛濺，激起一支不平凡的樂章，聲勢宏浩，真像暴風雨的前奏曲。

因此，在這橋上時常出現一些喜歡聽鵝嘜河雄壯的呼號的人，靜靜的站在橋上，凝視着橋下瀑布似的流水直瀉在河底的深處，翻滾起無數的泡沫，那瀑布的水聲，真會使人聯想到它的寬廣與偉大。

當它流出了那林木蓊鬱的果園，在陽光的照耀下，它年青的生命顯得那麼活潑，像一股不可抗拒的力量，衝湧而來，日以繼夜的帶着土地的污穢，人們的心語，匆忙地，無窮盡地奔流。

悲劇，永遠是演不完的，鵝嘜河時常也會給人們帶來許多浩劫，那是當它憤怒咆哮的時候，它以那不可抵擋的力量，吞沒了它兩岸農人辛勤種植的菜園、家畜，隨波而消逝。

這些，人們除了嘆息外，只眼巴巴的望着河水捲走他們的血汗，或詛咒天缺了口，

洒下這場大雨，激怒了鵝嘜河。

幽美、恬靜，每天都與鵝嘜河相伴；生活在它的兩岸，歲月就像河裏的水，平淡而無奇，只能回味那苦難的記憶。

漫踏着河畔的蜿蜒小路，在鵝嘜河身邊，我的心情是開朗的，願把我的心，隨着釣竿的絲，拋入它懷中，這樣，我的情感和思想，又可以馳騁在鵝嘜河上了。



蛙聲

這斗室，是一個狹長而小的鴿子籠，它只有一扇油漆已經剝落的全不像樣子的門和一個長形的窗，所謂窗，是不能夠關閉的；上面有許多細小的木條橫叉的裝釘着，整齊地，形成無數方而尖的洞眼，這不管任何的人是站在外面或是在斗室內觀看都是一樣的。要是在風雨到來的時候，尤其是那傾斜的西海岸的風，總喜歡冷不防的飄進來，帶着冰冷的雨水洒在窗口的一張小桌上，淋濕小桌上的一切零亂堆放的書報和物件。

雖然這斗室是那麼的狹小，像那存放的用具，書架和睡牀就佔去了這斗室的二份之二地方；但對於一個喜歡沉思的人來說——像我，在感覺上就覺得它跟任何一處地方沒有什麼的不同，過慣了，倒覺得它是那麼的平常，安靜。

這斗室的長窗，面對着一道鐵絲的籬笆，那是最近才圍繞上去的，因為在這道籬笆的外面，是一條蛇似的長河，那混濁的河流的水，每天都是那麼湍急地，匆忙地流過這兒，彷彿是有誰在後面驅趕着它，命令着它對這兒不能有所依戀，必需立刻追尋它的前程，與它的同伴們匯合。所以人們沿河圍繞着這道鐵絲網，是爲了防止小孩子偷偷跑到河邊來，在河裏嬉戲。而有了這道鐵絲網圍繞着，這兒無形中就多了一層安全感。

在白天，這兒並不寧謐；因為在我們這小斗室的週遭，都雜亂的散佈着許多屋舍，像距離斗室不遠，是一所學校，遠一點則是一間板廠。從上午到下午這段時間內，學校裏孩子們的誦讀聲，吵聲跟板廠的機器聲混成一支不同凡響的樂章，在這兒的空間彼此起落地飄盪，迴旋，彷彿這兒的一切都在昏昏中被震撼過來似的。

白天的情形是這樣的，悶氣，嘈雜；但一到了黃昏，那些聲響就隨時間的脚步無聲地逝去，隨着混濁的長河湍急的流水在人的不察間悄然引退，而同復了它原有的安然狀態。

是的，一到了落日時分，這兒的一切都彷彿受了一種沉靜氣氛的感染，而使人們的心情像天空那瑰麗的彩雲一樣，另有一番無形的變化，籠罩在每個人的心坎上。

在這兒，人們對於自己的生活原就那麼地平凡與草率，甚至對什麼事物都不愛理睬，因此，像這兒的泥土路多年也不會修築過，一下起雨來滿地盡是泥濘一片，或者是某一家的雞鴨死了，便叫自家的孩子隨便往混濁的爛泥河裏一拋，就算了事，如果那些雞鴨的屍體被什麼東西阻擋着，流不動，只要稍隔兩天的功夫，牠們的屍體便開始腫脹腐爛；風吹過來，帶來一陣陣使人難以忍受的氣息。還有住在這爛泥河沿岸一帶的人家，打掃自己家中的垃圾；也順便的向河裏傾倒，日子一久，這爛泥河就如一個垃圾

桶；那無盡的垃圾，隨水流去的，停滯着的，隨時光的薰陶，慢慢地發霉，沉澱於混濁的河水中。

這麼一來，這默默無言而甘於忍受一切的大地的精靈終於不能再忍受人們的遺棄，悲痛地發出嗚咽的聲音了，先是嗚咽，繼而變為憤怒的咆哮……

那本來是一個極為平凡的哲理，即使是自然，也會來一次不尋常的變化，致使一些難看的嘴臉們提出了含意冗長的控訴。

那是大地的精靈與自然的一切事物開始轉變暴發的時刻，於是也有無數善良的人和無辜者遭受到同等的懲罰——痛苦和折磨。

因此，災禍就這麼的產生了，人們再也難得聽到爛泥河的嗚咽了，所代替的祇有憤怒的咆哮，宏浩的，掩蓋了所有的人們不平的心語。

於是，在這種情況下，爛泥河像一隻被激怒的野獸般。原因是，老天一直無情地滴落着那晶瑩的淚水，混着狂猛的風，摧殘着大地，即使是堅強的椰樹也佝僂着身軀，不停地搖盪。

——雨季就這麼的到臨了。

於是，爛泥河從另一個世紀被驚醒過來，湍急而混濁的河水像脫韁的野馬，無約束

也乏盡了兩岸，盡量的向低窪的地方湧進。

於是，爛泥河從另一個世紀被驚醒過來，湍急而渾濁的河水像脫韁的野馬，無約束地泛濫了兩岸，儘量的向低窪的地方湧進。

於是，生活在爛泥河兩岸的人家，在夜晚的時候，又多了一種高高低低的音調在沉靜的長夜裏幽幽地鳴奏着，淒涼的，彷彿這矯健的歌手們要鳴奏出牠們的憂鬱，傳達彼此的心聲。

這的確和許多平常的夜晚所不能體會到的一種激動的情緒；爛泥河的咆哮聲，有節拍而祇有雨季才出現的樂隊們，在河兩岸的草叢，在河水泛濫的低窪地帶，安閒地鳴叫，一聲聲，混奏着一支悠揚而無曲的音韻，陪着難於安睡的人們，替他們演奏催眠曲。

踩着泥濘潮濕的泥土路，散步在學校的走廊外。我，心平靜的像止水，沒有泛起半絲的微波，也沒有存着憎愛的意念，人間，原就是有這許多無形的憎愛所束縛着呵。

坐在斗室裏，那長窗外的歌手們又展開一場無謂的鬥爭了，牠們，抖起了自己的精神，發出嘹亮的呼聲，企圖辯倒牠的同伴們，也像咒詛着這冷酷的人間。

而我，却祇有這樣的一個感覺；村子的夜是美的——有着和諧和樸素的美！

夜曲

「厭倦於事物的纏擾，人們，讓一切的煩惱都遠去吧！心靈，是該有安靜的一刻的；我願意祈求這安靜的一刻，來撫弄我心弦的曲調，揚奏出那追尋不着的生命頌歌。」

每一個人，當生命到達了將凋落的時候，他總對事物有許多嗟嘆和記憶，記憶着那年青的時代裏的美好日子，記憶着長年事物的變遷，同時，希望尋找出那永不能獲得的生活影子。

記憶不清是那許多夜晚，踩踏着河岸小徑，躑躅於朦朧的月光下，總可以聽得到這幽靜的爛泥河畔，響奏着幽幽的笛聲，像那淙淙的流水，企圖劃破這自然亘古而沉鬱的夢。

一個老人，生活的担子逼得他年青的生命變得蒼老，歲月使他蓬勃的黑髮染成了灰白；雖然，經過一番生活的奔勞，他可以得到一個安逸的時候，但到了那時生命是接近於另一個境界的邊緣了。

你說：一切的事物難道都是這樣的迴旋不停麼？

你說：一湖永恒的碧水難道沒有風的吹刮，它不會盪起條條的波光？

你說，一湖永恒的碧水難道沒有風的吹刮，它不會盪起條條的波光？

生活是一泓死水，也是一隻航行在風浪險惡的人海裏擺盪不停的船，沒有穩定的姿勢，沒有共同的意志，它是容易地爲險惡的風浪所吞噬的。

於是，當生命接近於另一個境界邊緣的人，他是有一種茫然的感覺，他看慣了許多事物的變遷，看慣了人世的各種臉嘴，產生了他對一切的厭惡心境，或者，他在平生中都是那麼勞碌地過去，老了，自然不必担心着什麼事情，除了自己在生活中有許多不關重要的瑣事需要他自己去料理之外，其他的大多不需要他就憂的；當然，有許多事物既然不用他就憂，他也就有許多時間是空閒的。

於是，在這些空閒的時間裏，他會想到那過去的一幕幕事物，產生他對許多事物的記憶；雖然，這些記憶有時候可能排遣那空閒的束縛，但他心情還是充滿寂寞的。

當然，他是不會這樣地讓寂寞在他的心靈中滋長，他當然設法擺脫這無形的圈子，不管那是什麼也好，祇要那不是對別人有壞處的，不會使任何人感到厭煩的，他都可以去排除那寂寞的枷鎖。

因此，當他覺得寂寞了，他總會聯想到一件東西，這件東西的聯想是符合他自己的興趣和嗜好而需求的，雖然，每個人有他的嗜好和意向的不同，但大多數的人都能適應那他所能適應的處境，而去尋找他個人的樂趣。

這樣，不管那東西是什麼，是輕飄的，是不可觸摸的，或者是出自自然，是經人們的手雕琢而成，他都可以從其中找到他所認為樂趣的地方。

人們就是這樣，也有些人，當在寂寞的時候，他就會想到散步，因為，散步可以鬆弛心靈中的感受和不安，它並不是促使人逃避那現實的束縛，而對於擺在眼前的一切自然物的嗟嘆，大自然，它原本就是一個充滿着崇高風度的物體，它沒有一樣是不會使人感到清新的。

當人們能够尋找出這自然事物的其中樂趣，不覺得它是平凡的，這樣，在他腦海中對於生命的意義是已有相當的了解。

了解一件事物並不太容易，但也不會太難，正如人們懂得事情的始終都是那麼輕飄而不能尋覓到一個結尾。

他，一個老人，生活的鞭子從他年青蓬勃的生命裏無情地抽打着，逼着他變得蒼老而沉鬱；雖然，經過一番的苦幹，他可以得到安逸的時刻，但在他生命中却已經快到達了他最後的終站——死亡。

——生活本來就是一場鬥爭，但既然自然給予每個人都有生命，是希望人能够對一切有所創造和貢獻，對於死，那算得什麼呢？

此刻，他不再想着那俗事的纏擾，也從未感到有如此的生命意義的領悟；他輕快的舉起那支長笛，按着每一個音符，清脆的音調幽幽地響遍於爛泥河畔。

——爲一切揚奏着生命之歌。



春到人間

春，駕着輕盈的時光之輪，隨着柔和的風，自人們所望不着的地方，來到了大地，造訪着大地的一切，無聲無息地，它來自樹梢，來自人們的心頭；像清晨璀璨的朝陽，像掙脫了桎梏的鳥兒，牠要自由地歌唱，自由地飛翔，歌唱喚醒那沉醉迷茫中的人們，告訴他們，不要再迷戀於渾噩的境地裏，應該振奮起來，讓心靈充滿着信心和希望。

春，帶來了一切生命的感受，感受着它的召喚，蘊藏着一股創造新生的熱力。自古以來它的降臨，它的來訪，都在鼓舞着人們，啓發着人們心靈的睿智。

它來了，無聲地來了，帶給一切自然物以新生的氣象，帶給人們希望的種籽，它把這些希望的種籽散落在人們的心田上，讓它們在心田上萌芽，滋長出生命的綠苗。

人們歡迎着它的到臨，它也依戀着這秀麗的、遼闊的自然界；它來了，大自然都呈現着一片蓬勃活潑的氣氛，展開一幅新的、美好的圖畫。

春，象徵着生命的絢麗與璀璨，這璀璨的光芒，燃燒在人們的心靈上，燃燒在那些信念的花朵還不曾凋枯的人們心上。

它以它那清新秀麗的長袍，籠罩着生長在大地上的一切自然物；它像一個樸素端莊

它以其那清新秀麗的長袍，籠罩着生長在大地上的一切自然物；它像一個樸素端莊

的女郎，踩着輕盈的步伐，嫵媚的降臨於人間，於自然界。

它驅走了那過去的時光，以它那清新的容顏，親吻着大自然的一切生物，給予自然以一份清新。

人們知道它的行踪；從膠葉的轉紅，從一種巨大如傘蓋的風雨樹的梢頭，細小的葉兒迎風舉行着一個盛大的迴旋舞會，飄然的落在塵土上；人們也知道那舊的日子已經隨歲月的潮汐於漲落中消逝，新的日子該有一番新的振作，不再讓思想家沉緬於那幻夢中。

春是代表着事物的新生，也是在每一個生命和靈魂中最美好的時刻；它清靜的像一湖不泛波瀾的碧水，讓人們的心靈感到無限的開朗，充滿着睿智。

當一個靈魂和生命還不會像枯黃的樹葉一樣的飄落在塵埃時，對於時光，他還是勇敢的去追隨它的踪跡，祇要他心靈底深處存有的信念不會死去，他也就會振作去創造，創造出他生命裏的春天。

生命裏的春天是用禿筆也難以形容出它的美好的，自然，人們在心底中都有這麼的一種信念；除非他是一個自甘墮落的人，不管在那一段時光裏，或者春天的到臨人間，他都不理不睬，讓它悄然地逝去。

只要信心永存，生命美好的春天也永遠地保留在心靈底深處。

你說，你並不覺得春的行踪的到臨；當你走出那自己狹窄的斗室，躑躅於大自然的懷抱裏，對着熾熱的陽光，對着蒼翠的自然界，它們永遠也青翠，蓬勃，屬於綠的境界，自然中的一種最柔和最親切的色彩，長年都是如此的，時光的輪子永遠在這圈子中打轉，它不會有什麼更改或變動，只是生命在沉緬於渾噩中信念便腐朽了。

人們就是那樣地，他寧願讓自己的靈魂得到快樂，即使那快樂是多麼地短暫，他也覺得非常地滿足。

在春的行踪無聲地到來的時刻，你總不會忘記這自然開始有了更換；像距離你斗室不遠，是一棵巨大的樹，那細小的葉兒，隨時光車輪的滾動，風的狂刮。它願意犧牲它的綠髮，讓風飄落在土地上，讓自己光禿着身軀，接受春的賜予和感染，再次伸出新生的嫩芽，呈現新的嫩葉。

而人們，難道就不能像它那樣，拋棄那縹緲的幻想，有一番新的振作？

此刻，有許多像這樣的樹已像得到春之神的召喚，以新的綠葉，在光禿的枝上散發着美麗而清新的光彩。

春的綠色，象徵着生命的蓬勃，鼓舞着心靈展開新的一頁。

飄

曾一度懸掛於纖細的柔條上，

以飄逸者的姿態，

傳播着彼此的新生，

散發着迷人的彩光；

讓風的素手含情地輕輕撫慰，

撫慰得蒼青，至老朽——

也吸取太陽底精華，蘊藏於心底。

風是個親密的戀人，也是無情底負心漢；

它驅趕着時光，驅趕着被陽光熏染得化成橙紅的葉兒，披上一層紅妝。

隨它的造訪，

葉兒們都隨它而形成一個瘋狂的舞會；

旋盪，起落，無聲地脫離枝杈，

——來自塵土復歸塵土，



宇宙的生命永遠是那麼地循環不息！

生命永遠是那麼地循環不息，那來自塵土的，腐化於塵土；來時無聲，去時默默，時光在一道無形的長路上不斷地馳騁着。

生命隨它而來，也隨它消逝。

它是一個佝僂的老人，馱負着宇宙循環的生命，沉重的邁着步伐，從不停留，也不回顧，只是固執地，無情地向前。

它散發着生命的種子，散發在它所主宰的宇宙裏，讓種子們抽芽，滋長出無數生命的綠，同時，另一方面也收回那已經枯萎，凋落的生命。

時光是自然界一切生靈的主宰，它不是人們心靈深處冥冥的神祇；在屬於它所主宰的一切事物中，都有一定的程序，讓一切的生靈遵循着它的程序發展。

於是，生命有秀麗蓬勃的時候，有衰老枯黃的時期；秀麗蓬勃象徵着生命的年青與美好，它能振奮着那沉溺於夢幻，渺茫的靈魂拋棄那渾噩的境地，像它，接受新的考驗，蓬勃而茁壯的滋長那柔和的綠色。

綠色是表現着生命的蓬勃，充滿着生機的活力，一切的生物都不能缺少它。

它點綴着一切，以它的色彩，美化土地，美化着一切自然物。

有了綠的點綴，自然，樹葉也逃不了有枯黃凋落的時候，那是它們在生命的過程中來一次大大的轉變。

當那東海岸的風以狂暴者的姿態，帶着大量的雨雲，飛似的趕來，淫雨季節就開始了，連綿不斷的下了幾場大雨，膠林就呈現着一片橙紅的顏色。

借了風，無數枯黃的葉子已聲地離開了那繁殖自己的母體，經過一番波盪的飄遊，慢慢地跌落在塵土上，爛泥河裏，讓水飄流而去，或者沉澱於混濁的河水中，期待着腐爛，也期待着上天會下一次大雨，讓水高漲，將一切腐爛的垃圾，枯葉沖捲而去。

因此，這根據遺傳的橡樹，葉子已告枯黃，脫落，隨風飄盪，飄盪。

因此，橡樹落葉了，剩下光禿潔白的槎枝，看去彷彿覺得它那變的空虛，蒼老。

但是，正當膠葉呈現着一片橙紅，在它們生命的過程裏開始轉變的時候，生活在它懷抱中的兒女們也不得不隨膠葉的呈轉橙紅而也有一次他們生活中的轉捩。

因為，膠樹落葉了，膠汁少了，依靠着膠汁哺育而成長的兒女們因為膠汁的份量少，他們平靜的生活也就有了微微的波盪，雖然這樣，但現實叫他們得這樣挨下去。是的，現實叫他們得挨過這一段日子，然後迎接着那新的，美好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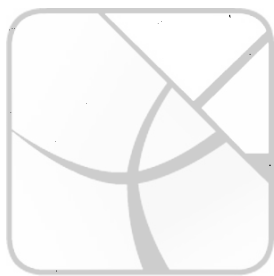
生活在膠林下的兒女們就是這樣，他們依靠着那廣大的膠林的哺育，給予；正如膠

樹一樣，有青蒼蓬勃，也有枯黃凋萎的時候。

脫離枝柯的葉子，風來了，它就會飄盪，飄盪，沒有終止的飄盪。

飄盪吧，飄向它們理想的所在。

人的生活難道不是像葉兒那樣在飄盪着麼？



露營的晚上

有人說過；如果你在某一地方遭遇到自己認為驚險或不平凡的事情，就不能輕易忘記。我也是這樣，當我想起在石山巖下守營那一夜的情景，我就一直深深地記在心裏。

那一天，我們童軍部七個人，連隊長在內，商量到石山巖下露營。因為大家都沒有異議，所以很快就通過了。

我們辦齊一切應用的東西；各人帶着一個布袋，在隊長的率領下，便浩浩蕩蕩出發了。

翻過兩個相當陡的山坡，向前一望，滿山遍野都是一片蓊鬱的樹林、野草和籐葛。那條曲折的小徑轉過山邊，直通到前面的山上去。好難行的一條路呀！胆小鬼老吳走在後面，神色有點猶疑；只是大家都不曾注意到而已。

好容易爬上那個山頭，我們聽見了潺潺的流水聲，心裏就感到興奮，把爬山時辛苦的情形都丟在腦後了。

到了溪邊，時間已將近中午，隊長吩咐兩個同學分頭找乾柴，預備做炊，其他的同

學就去搭帳篷。

大家忙亂了一陣；打的打，拉的拉，營幕總算張起來了。靠近溪邊的一小塊樹蔭下的地方，是一片傾斜的嶙峋的石山，上面長滿了小樹和野草。

站在營地前望 toward 小溪，水從五六尺高的石壁上瀉落在下面的水潭中，潔白的水花和泡沫四面飛濺，然後穿過下流的亂石堆，彎彎曲曲向西南流去。

潭邊兩岸離地面高約一丈，水雖然很清涼；但望不到潭底。據說這兒的水是相當深的，而且潭底滿佈石塊。

我們草草的用過了午餐，太陽從樹葉遮不到的地方射到山溪上；空氣本來是清涼的，這時慢慢也轉熱了。除了老吳，大家都換上游泳褲，跑到山巖下的水潭游個痛快。當我們正玩得高興時，太陽忽被一塊烏雲遮住了，接着風一陣陣的由山巒那邊吹來，樹木、野草以及我們營幕被吹得搖曳起來，彷彿要被風捲走似的。

天陰暗下來，山頭樹木的響聲、溪水聲、雷聲，如千軍萬馬，湊成一片雄壯的呼號。隊長站在瀑布旁的岩石上，尖聲大叫着：「喂！風雨來了，大家起來呀！」

我們也知道天氣驟變，只因為游興未盡，不肯上岸。經隊長再三的催促，我們才快快地回到營帳去。

快地回到營帳去。

那是一場很大的風雨，我們幾個傢伙擠在那張狹小的營幕裏，如沙丁魚一般。一陣陣冷風從營帳的破隙處夾着細小的雨點吹進來；大家都縮起手脚，團團的坐着，不發一言。

營帳不時被風吹起，又落下，雨點打在帆布上，得得地響着，外面是一片嘈雜聲。糟糕，水流進營幕裏來了，地上濕漉漉的一片，我們只好站起身來。老陳、老李、老朱和我，商量着跑到營後的石山去，找個避雨的所在，隊長沒辦法，也只好答應，於是隊長、老吳、老張三人留在營裏，我們四個都穿着游泳褲跑出去了。

穿過營後那片樹林，雨水從樹梢間不斷滴在我們身上，冷冰冰的。

我們跑出樹林，到了石山下，抬頭一望，好一座宏偉的石山，上面長着青苔，雜藤野草迎風搖曳。

我們在石頭上，走來走去，石頭是很滑的，老李差點滑落到山谷裏去，大家都替他捏把汗。好容易找到一塊凹進去的岩石，四個人受够了雨淋之苦，冷得牙齒格格打戰，不管好壞，都不約而同的躲到石頭下面去，一邊埋怨着自己爲甚麼要出來露營。

灰黑色的天空忽然劃破一道亮光，接着雷聲轟然響起來，連山頭也彷彿震動了。真可怕，每個人心裏都籠罩着一層陰影。

我們畏縮地坐在那塊石頭上，抖索着嘴唇。這時，天空接連劃出好幾條金蛇，雷聲像一隻怒吼的野獸，震動着山岳。抬頭向山頭望去，那些突出的尖削的石塊，彷彿要震落下來。我們驚恐萬狀，尤其是老陳、老朱，嚇得臉色變白，立刻就回到營裏去。

於是，每個人都帶着驚慌的心情，跑出石塊，又淋了一次雨，沒精打彩的回到營裏。雨一直下到黃昏時候才停止。在這裏，天色暗得特別快，四週已經是黑黝黝的一片，只看得見天邊高高低低的山峯的輪廓。

我們縮着手臂走出營幕，望了望天空，還是一片陰沉沉的。上面山洪爆發，小溪在怒吼，洶湧的水，夾帶着黃泥，沖得岩石轟轟發響。

隊長吩咐大家升起一堆火，因為柴濕，點了好久才燃起來。大家圍着火堆，一面將帶來的乾糧作了晚餐，一面烤火。

借着火光，我們玩了一些節目，看一看腕錶，已是深夜十一點了。隊長宣佈散會，並叫老朱先守哨，老朱伸了伸舌頭，畏縮地搖搖頭說：「我守第二班好了。」

隊長埋怨地瞅了老朱一眼，說道：「叫你們守哨，你們就推三阻四……」

大家一聲不響，深怕隊長叫到自己，尤其是胆小鬼老吳，躲在一邊，不敢抬起頭來，隊長看了看他，忍不住笑起來，逗得大家也笑了。老吳漲紅了臉，很不好意思。

來，隊長看了看他，忍不住笑起來，逗得大家也笑了。老吳漲紅了臉，很不好意思。

「老王。」隊長對我說：「你的胆子大些，你來守第一班吧！」

幾個隊員立刻隨聲附和，我不好推卻，只好點頭，接着隊長叫老李守第三班，依次輪流下去。

隊長吩咐完畢，大家一哄而回到帳幕裏去。只留下我坐在火堆旁的岩石上，望着火堆出神。

因爲許久沒有添柴，不到一會，火光就慢慢低落，終於熄滅了，只看見一堆發紅的炭火。

天上沒有雲，星兒微弱的眨着眼，下弦月也已爬上山頭，照在附近的山巒上，現出黑黝黝的一片林木，除了小溪潺潺的水聲外，四週是一片寧靜。

正在這時，小溪旁的野草忽然幌動起來，起初我不疑有他，後來草葉幌動的厲害了，而且慢慢向着我身邊移近。我忙揷亮手電筒。哦！我不覺叫出聲來。原來離開我一丈遠的野草上，橫着一條七八尺長的毒蛇，身上是一節一節黑黃色的花紋，頭很闊大，張開口，一條舌頭露了出來，在燈光下，雙眼發出一道陰森的寒光。牠看見我的火光，立刻將前半截身子仰起，四面探尋牠的目的物。我驚惶的忙熄了電筒，衝進營帳裏去。

「什麼事？」隊長還未睡，就這樣問道。

我將遇蛇的情形說了，隊長忙叫醒所有剛睡的隊員。大家聽說有蛇，連忙爬起來，拿了早預備好的木棍，衝出營去。

那條蛇慢慢游到那堆熄了的火堆旁；淡淡的月光照着那有花紋的身軀，牠彎曲的向我們營幕這邊游過來了，老陳首先丟了塊石頭，牠又仰起半截身子，向四面觀察。隊長擎着長棍，悄悄的走過去，對準牠的腦袋就是一下，牠縮下頭，棍打不着。牠顯然怒了，看準了隊長，向着他衝去。我在牠尾巴上打了一棍，這一棍，解了隊長之圍；牠轉回頭，朝我這邊游來，我連忙跳開，老陳、老朱點起火把，老李、老張他們統統拾起石塊拋過去，隊長也趕上來，狠狠一棒。

蛇狂怒起來，在草叢中亂翻亂滾一陣。見我們點起火把就追上來。我忽然想到長輩們說，這種蛇是會追火的，便叫他們把火熄滅，乘着月光，看見蛇停止了追逐，向小溪邊一叢濃密的野草游去，不久就消失在草叢裏了。

我們捏把汗，坐在岩石上喘氣。

那晚，大家都恐懼着蛇會再出現，不敢去睡，在岩石上待到天明。第二天，大家歸心似箭，便匆匆收拾東西，離開了石山巖。事後，大家提起那天夜裏的事，心裏還感到驚悸哩。

• 沈吟 •

飄 動 的 紅 彩	荷 蘭 樹	都 門 歌 者	風 箏	青 山 · 綠 水 · 愛 情
-----------------------	-------------	------------------	--------	--------------------------------------

青山·綠水·愛情

遮不住的青山隱隱，流不斷的綠水淙淙，揮不去的愁絲縷縷，彈不完的心曲悠悠……

我脚下的土堆，我置身的叢林，眼前的花木，耳邊的風嘯蟲鳴，都曾經是我所熟悉的東西；雖然我脚下的土地，已不是昔日的山地，叢林也變了相……

青山脚下的那塊土地，是我生長的地方，亦是埋葬我童年的溫柔塚。我不曉得自己是否誕生在它的上邊，但打從我有記憶時起，我便是奔跑在這原野上——儘管日子的無情筆一勾就勾消了十多年；但我畢竟沒有忘記十幾年前的青山，更無時無刻不在想念那道綠水，那個樂園。雖然這一切現在都不盡在我的眼底……

我清晰地記得，兒時的生活是這樣的：每天黎明的時分，我就自動地起身，把菜拿到門前的那道溪水中去洗，讓父親能盡快地趕墟去。中午放學回家後，我自己情願地把自己關在菜園裏，拔雜草、捉害蟲……傍晚，割菜，焚草，都是我樂意做的事……

童年的我，沒有奢望也不曾有過份的幻想；我只希望自己長大之後，能和父親一樣，過着半耕半讀，與世無爭的田園生活。

哦！我只管把那青山，把兒時的生活說得天花亂墜，而把青山下的綠水給忘了！

我不曾找過這流水的源頭，因此，我始終不曉得它的來處，可是我們却曾經無停歇地利用它的淚水，去滋潤那青菜的成長！水清的日子，我們更盡情地遊嬉於其中。媽利用它洗滌衣服，爸利用它來洗淨手上的泥沙，而我往往是縱身於它的懷抱裏，洗去滿身的泥汗！

這流水——一天都給我們流走了數不盡的污濁！它沒有怨，更無恨，常年漫月從容地穿過石縫、如岸默然地流向遠方，這雖然是一道平凡的流水，不過在它的身邊，却發生過一件在我認為是不普通的事！

有一天，這青溪的上流處，突然來了幾個建築師。我胆怯地躲在門後窺看他們，只見他們一會東一會西地指手劃腳，不知談些甚麼？不過他們並不會作很長時間的逗留，只是在我們的菜圃周圍，兜了幾個圈子後，便登上那部簇新的汽車在風揚着的黃塵中離開了。

幾個月後，有人開始在我們菜圃鄰近的地方鋤地，又有人把打樁用的機器載來，有人用囉哩運來許多建築材料……於是建築房子的工作就開始了！又過了三個月，一幢精緻的別墅，在無數的工人血汗中完成了，幾天後，有人搬進去住，於是有了鄰居。不

緻的別墅，在無數的工人血汗中完成了，幾天後，有人搬進去住，於是有了鄰居。不過，我並不因此而感到歡愉，我不敢想與這屋裏的主人攀上朋友。我始終記得我是茅屋裏長大孩子，貧富之間始終是有着一堵無形的高牆。

所以，我與她始終是陌生的一對，她是屋子的小女主人，我是知道的，但她的到來，在我的生活上，並沒有一絲的影響。我照舊在每天幫父親耕種，也天天把自己關在自己的小天地裏，去尋我自己的歡趣。一直到那天，我偶然發現她在陽台上，傾聽着我用短笛吹的「小放牛」，我才知道她曾經注意了我。而在當時，我的心湖中，並曾蕩漾着幾道不小的漣漪……從那刻開始，我承認我認識了她！

以後，我幾乎每天都見到她，見到她呆呆地看我上學，痴痴地看我回家！不久，她的佣人來向媽請求，允許我和她做朋友，起初父親不肯，而我也不同意；可是她却耐心地，一次又一次地叫佣人來說情，結果我升了白旗，在一個美麗的黃昏，我終於帶了那支短笛，踏入那幢我沒資格進的洋房，而且認識了她——一個患了麻痺症的千金小姐。當時，我羞澀地望了她一眼，也沒等她的開口，我自動地把那支笛湊到唇邊，吹出那充滿農家風味的「小放牛」。

於是它便奠定了我們友誼的基礎，在以後的日子裏，我一次又一次地走進她家的亭中，一次又一次地給她奏一些她愛聽的曲子。我是個既忠厚而又倔強的孩子，我對她實在

沒有一點企圖，也不接受她父母任何的餽贈；我所以如此地待她，這也許是因為我是她唯一的鄰居，我同情她，於是，我用我那金錢買不到的笛聲，來打發她的寂寞，給她治療精神上的痛苦與空虛！

一年後，她痊癒了，接着她搬回城市去！於是她走了！但我並不甚難過，因為她告訴我，她會常回來的。

她不會撒謊，她以後果真的常來，她的腳也開始踏過我曾經涉足的地方，一次又一次地和我一同消磨我們的假日！那時我是十歲，她似乎比我年幼一年……

十三歲的那年，我離開了自己生長的地方，到很遠的地方讀中學，路途雖然很遠，但每一個假期，我却一定要回家渡假。因那兒有我的父母，兄弟，有我的樂園，更有我喜歡，且有約在先的她。

一年又一年地過去了！那貧富間的牆，也隨着我與她的年紀增長而加高了，於是她有了許多顧忌，不敢再與我交遊，後來她爲了她的身份，名譽——坦然地寫了一封絕交信給我，於是我們的友誼也就因而判了絞刑……

是十一年了！隱隱的青山下，見不到我的茅屋與菜圃，悠悠的綠水旁，亦不只是她那幢別墅了，一切都在變動，而且是在不停地變動中。

是十一年了！隱隱的青山下，見不到我的茅屋與菜圃，悠悠的綠水旁，亦不只是她那幢別墅了，一切都在變動，而且是在不停地變動中。

唉！看不盡是青山的幽鬱，聽不完是淡水的傾訴，變不了的是孕育在我心坎中的愛情。



風箏

一連刮了好多天的大風，屋後那棵老樹的葉子，幾乎全給吹落了，僅有堅毅的數十片，疏落地、伶仃地殘留在桤枝上；這現象告訴了我，縱使它再勉強地活下去，也苟延不了好多時日了。不過，垂死的它，猶把那枯瘦但却凌厲的魔爪，高高地伸入冥空，攫取了許多不慎失足的風箏，生硬硬地從孩童的手中切奪了他們的心血結晶……此刻，蒼茫的暮色，正由四方八面，向這老樹作大包圍，企圖替它掩飾那猙獰的面目似的；然而，任憑夜降臨得怎樣地快，暮色瀰漫得如何地濃，那掛在魔爪般的桤枝上底風箏輪廓，一絲也不叫人感到模糊……

每當風箏在廣袤的穹蒼中浮動時，左鄰右舍便接二連三，一個個地對我冷落，甚至於疏遠。多年來，他們都一致感到：當這個風箏開始在空中飄遊的季節來臨後，我整個人便全變了，且神經也彷彿不太正常似的。平日和藹可親的我，突然地變得喜怒無常，歡愉的神情失去了，代替的是罕見的落落寡歡；最使他們百思莫解的，那是我何以會變得喜怒無常，歡愉的神情失去了，代替的是罕見的落落寡歡；最使他們百思莫解的，那是我何以會變成了一個絕情的怪人，對前來企圖取回桤枝上纏着的風箏的頑童，一律毫

是我何以會變成了一個絕情的怪人，對前來企圖取回樞枝上纏着的風箏的頑童，一律毫不客氣地把他們趕開。更叫人感到撲朔迷離的，就是在每個傍晚日落的當兒，我呆呆地望着那株老樹喃喃自語的行徑……他們曾經費盡了心機，希圖打破那個詭謎，把真象探求得一個水落石出，然而，一次又一次地，他們都一直與失敗爲伍；於是，我那奇怪且神秘的舉止，便不脛而走了，久而久之，大家都對我起了一種反常的恐懼心理，尤其當這個季節蒞臨之後。

我不否認，自己在這段時期內的蛻變，那古怪的脾氣，委實叫人費解，同時也令人駭怕；可是，近幾年來，我都一直如此地刻薄自己。不過，我的神智，並非如彼等所形容的那麼迷糊不清，相反地，我却是很清醒地過日子，至於脾氣暴躁些却是事實。我真討厭那幾個最愛管閒事的鄰居，他們曾囑嚇地，一次又一次地逼迫我，企圖從我的口中探聽出蘊藏在內心裏的秘密！有一次，我被纏得無法可施，唯有故意撒了個謊，胡扯是因思念一個遠方的愛人所致；初時，他們尙信疑參半，但，在他們知道我這怪狀的呈露是有週期性後，那謊話再也騙不了他們了。敏感的鄰居們，很快地便連想到那棵大樹，準是它有邪，因而把我的本性迷惑了；頭腦簡單的母親，很快地附和了大家，於是，每年中秋的前後，照例地具備了三牲、糖菓、香燭及冥紙，盲目地，對這樹祭拜一番！對於母親那荒唐不經的行徑，起初，我委實感到非常不滿，然而日子久了，次數繁了，我也就不

再有特殊的感覺了。

與其硬硬地認為我有週期性的神經病，毋寧說是他們的記憶太糊塗了！其實，我又怎樣怪得人家呢？爲了生活的鞭策，誰都是一樣，必須終日勞碌奔波在外頭；家庭的瑣事，加上兒女的教育，便使人無暇他顧了。事不關己，己則不關心，這是很正常的心理。發生在日常生活中的事，除了與自己有着切身關係的，可能稍微注意外，其他的，都是過眼雲烟，日子一久了，遺落在腦海中鮮明的印象，也會漸漸地由濃而淡，繼而伴着似水的流年消失，叫人忘得一乾二淨，難以從記憶中捕捉……潮起潮落，花謝花開，一日復一日，一年又復一年，大好的時光，就這樣白白地讓我給糟塌了。童年時代所經歷的一切，大都已模糊不清，但獨有這一件事，給我的印象依然是鮮明的……

十多年前的事，誰又記憶了那麼多呢？

同是在這樣的一個放風箏的季節，一樣是在這塊土地上，那時，這兒正長着一棵在「植樹節」由父親種下的樹，欣欣向榮的枝葉，給這酷熱的環境平添了一份陰涼；可是，童年時代的大弟與我，都討厭它在這兒成長，因爲每年它總會從我們的手中，劫奪去幾隻心血紮成的風箏……那一年，由於一隻心愛的風箏，在翻筋斗的當兒，不幸地跌落在樹梢上，大弟捨不得它，便冒險地爬上樹去，希圖從它的魔掌中，挽回風箏的「性命」；

然而，當大弟的手，正觸到繫在風箏上的線時，「不叻」的「一聲，大弟置身的橫枝，突

樹梢上，大弟捨不得它，便冒險地爬上樹去，希圖從它的魔掌中，挽回風箏的『性命』；

然而，當大弟的手，正觸到繫在風箏上的線時，『不叻』的一聲，大弟置身的橫枝，突然地折斷了，於是瘦小的他，便從十來尺高的樹上摔了下來，傷勢雖不很重，但却被破傷風菌乘虛而入……那可憐的大弟，挨不到天亮便不行了……

這印象是多麼地清晰呵！在暮色裏，我彷彿見到不遠的籬笆外正奔跑着童心未鑿的大弟與我，他的天真，他的笑靨，又一次地呈現在我底眼簾，那是多惹人憐愛的眸子呀！我張大了咀，正想喊他時，他的影子，倏然地消失在暮靄中……籬笆外，站着的却是鄰家的阿牛與阿寶兄弟倆，他們看看我，又抬頭望望那隻塗紅的風箏，髯髯在懇求我破例一次；不過，爲了不使十多年前的悲劇，在故地重演，我沒有通融他們……

枯樹的壽命，已步入風燭殘年，在以後的數年中，它縱使不因枯老而死，也準會被蟲蟻蛀倒，沒有了它，我的行徑也不至於再被目爲怪了，可是也許就因爲這樣，我會逐漸地把夭折的大弟給遺忘了！趁着記憶尙不完全模糊的這一刻，我抑制了胸中的悲痛，給間接地被風箏累死的大弟，寫下了這支悲歌……。

都門歌者

在都門幹活的人，沒有一個不是在忙碌中過日子的；爲了生活的驅使，誰也沒有多餘的時間，幽閒的心情，去留意發生在他們周圍的瑣事，當然更不會對一般沿門賣唱的歌者起了興趣。

不過，我相信我是屬於例外的；因爲我喜歡觀察與我所處的環境所接觸的人，甚至於事物；所以，我對都門落魄的歌者發生興趣，可說已不是最近的事。

都門的歌者，沒有叫化子多，更沒有叫化子的猖狂；他們的『蒞止』，沒一定的日子，更無一個準確的時間。他們是從別地來的，不像叫化子的成羣結隊，接踵而至……他們來了之後，往往是靜站在店門的一角，冷眼地瞧着我們的忙碌、操作……當我們的顧客完全走了，換句話說，值逢我們偶而閒下來的剎那，他便把那與他們相依爲命的胡琴或竹簡，分別操縱在左右的兩隻手中，咿咿啞啞地奏出自成一格的音調，接着便從喉底喊出沙啞的歌詞，配合在那平淡無奇的調子裏……僅是這樣，他們就可以得到打賞他們的零錢了，這委實有點兒輕而易舉。

也許是漫長的歲月把他們一腔熱情給沖淡了，或許是無情的風霜，麻木了他們豐富

的感情，因此，從他們的歌唱裏、彈奏中我始終聽不出有悲傷、歡暢的感情底流露，自然他們的歌，更談不上有所謂的形式、內容……不過，我不敢作過份的武斷，因為我既非他們的知音，對音樂修養毫無，也許他們的喜怒哀樂，早已貫注在他們的彈唱中，而由於我的低能，以致渾然無覺吧了！

經常出現在都門的歌者，只有那麼區區的幾個而已！雖然我與他們接觸的機會並不多，可是由於他們的爲數有限，故此我很容易且很快地便認識了他們……這僅有的幾個歌者中，沒有女的，也見不到年青的，這也許是因為女的，缺乏了一股拋頭露面、沿門賣唱的勇氣，或者年歲高了，嗓子應付不了這種生涯的煎熬……由於生活的折磨，即使是屬壯年的歌者，也早已變得衰老異常；青春的氣息，不復再在他們的身上煥發，經已有很久的時候了。

都門的歌者，給我印象較深的，也是這幾個年老的歌者中，最年青的一個。遠在兩年前，我已開始認識了他！那一次，爲了參加一個同學的生日聚餐，在都門夜市熱鬧的「蘇丹巷」，我首次和這個歌者相遇，那時，他沒有現在的蒼老，至少頭上不會有斑白的髮絲……

那一次，我們所以注意他，也是很偶然的！他那低沈哀怨的琴韻，使那正吃得津津

有味的我，起了共鳴，而放下手中的筷子；那一陣陣悲涼悽愴的歌聲，更是幾乎令我淌淚……自那次以後，我一直再也沒有與他見面的機緣，到了最近，我回到都門後，在我工作的地點，我再次地見到他，雖然僅隔了兩年，但他那宏亮的歌聲經已喪失，兩隻彈奏靈活異常的手，也顯得有些硬化了……這是由於年歲的增長，或是歌曲已不再是他精神的寄託呢？我無法知曉……

任何一個上了年紀的人，人體內的一切活動機能，必隨着年齡的增長，而成反比例地逐漸衰退……都門的歌者除了上述的那個較年輕的以外，其餘的幾乎都是半百以上，年紀老邁的！他們是人，當然無法擺脫進入老年的人生過程，所以縱使他們年青時是紅透半邊天的歌星，然而到了這風燭殘年之際，嗓子無論如何也是不行了……

歲月的磋砣，把歌者的聲調變成沙啞了，唯一沒變的，恐怕是發自胡琴的琴韻；不過琴是操縱在歌者的手中，而他們把賣唱的生涯，視為輕而易舉，且根本不需要付出任何代價的謀生門徑，由於歌者的隨便，於是琴的本身，縱有無窮美妙的音韻，也不能得到發揮；這正如歌者始終不會付出真正的感情，使人無法知曉，他們是否曾把生命裏的熱情、希望及凄苦，融合在他們的歌唱中一樣。

流落在都門的歌者，像一泓沒有出口的死水。沒有滾動的靜水，很難掀起駭人的狂

流落在都門的歌者，像一泓沒有出口的死水。沒有滾動的翻水，很難擲起騷人的狂

瀾，同樣地，歌者的生活，也就無甚大變動，他們一年到頭，始終是流連、徘徊在都門的十字街頭……也許他們，過不慣這種毫無意義、枯燥單調的生活，當然不願把他們的歌，獻給少數的一部份人，不過由於他們感到年紀的老邁、跋涉的艱苦、生活的艱困，他們失去了漂泊的勇氣，不再嚮往年青時的浪跡生涯，也不再被世界新奇的事物所誘惑，於是他們安定地住下來，留在極易謀生的都門裏，以他們沙了的歌聲、啞了的琴韻來度他們底殘年……



荷蘭樹

在鄉間的綠色叢園中，蟄居了整整二十個年頭，很輕易地、也很自然地認識了許許多多名稱不同、形態互異的樹木；但對長在都門裏的那種有着粗壯的軀幹、勁拔青蒼的枒枝，以及蒼鬱的綠葉底大樹，却感到很陌生。

打從我認識這種樹的那一天起，迄今，僅有這短短的一年多而已，不過，它們臨風的雄姿、當雨的美態，在我底心坎上，却已深深地烙上了，任憑歲月怎樣的磋砣，也無法把它泯滅的了。

那一年，我不幸地失了業，爲了生活的威脅，我唯有依依不捨地離開蟄居了二十年的家園，懷着一個美麗的遠景，來到這花花世界的都門裏；後來，更爲了尋找職業的關係，我又如吉卜賽人地南北漂泊、風餐露宿地流落到一個個舉目無親的陌生地方。在那段日暮途窮坎坷的日子裏，沒有誰來撫慰我旅途上的寂寞，更無人憫恤我命運的多舛，唯有這一些樹，處處地陪伴着我，稍微豐富了我那單調苦悶的旅程……

雖說，它們都是些沒有感情的植物，不過，在當時流落他鄉的我，感到見了它們，也就彷彿遇着了故知那麼地親切與歡欣，而那飄忽不定的靈魂，也突然地回返自己的身

上；在它們欣欣向榮的枝葉掩護下，我會度過寒風凜凜、細雨霏霏的夜晚，同時，更消磨了不少陽光炙人的白晝。它們沒有絲毫的自私，更不會有市儈的勢利眼，相反地，彼等還隨時隨地對我表示友善與親切，給了我許多從一般人身上所得不到的溫情。

那段畢生難忘的坎坷日子，雖已伴着流水落花而消逝了，所有的不幸，也都成了過眼雲烟，但，我始終是忘不了那在苦難中給我安慰與鼓舞的它們……在生活較為安定的這些日子裏，我曾一次一次地請教他人，想不到，有些已在都門住上三十載的老年人，依然無法告訴我它們的正確的名字；在我所請教的許多友人中，僅有一個，用不很肯定的口吻對我說，那是叫做「荷蘭樹」。由於我本身的才疏學淺，加上生活的煎熬，使我無從進一步去查究它真實的植物學名，姑把它濫稱為「荷蘭樹」吧！

第一次，我對荷蘭樹付出我那一向吝嗇但真實的感情，還是去年三月間的事。在那個膠葉盡落的月份裏，我帶着一份倔強的意志和兩袋行李，離開了原有的工作崗位，到都門來投靠一個遠房的親戚，而我住宿的陋室外，正好長滿了這種荷蘭樹。初來的那幾天，由於求職心切，從黎明到黑夜，都奔波在市區內，根本沒有閒情逸興去留意四周的景物，當然更談不上細心觀察，也就淡然置之了。

三月，也是荷蘭樹落葉的季節，這是它給我的第一個印象。記得那是一個陰晦的黎

明，外頭正刮着大風，大地尚在甜睡着，但我已經來到這樹下的曠地上了。不久，風停了，地面上鋪滿了許多敗葉，停留在我身上的也不少。信手地，一片片從衣服上檢到掌心，集合了幾十片，我始發覺這毅然迎抗風雨的黃葉却輕盈得叫人無所感覺……

走出了都門，荷蘭樹的影子也漸漸地模糊了，我私下以爲，我們的塵緣也許就這麼地了結了吧，憂鬱的心情，不期然地又加上一份惆悵！然而，來到了這以「沙爹」馳名的加影，我又見着了它們；漂泊到美麗的美蓉城，荷蘭樹已換上了新綠，而流落到古城的當兒，它正開着惹人憐愛的粉紅色小花，點綴在綠葉叢中。當荷蘭樹的花盛放的五月天，我又漂回都門來，而且僥倖地在這兒找到了一份差事，此後，我也就暫時地安定下來，再沒離開過這觸目皆是綠意盎然的荷蘭樹的都門了。

飄動的紅彩

斗室窗櫺外的十字街頭，新近擺了個專替人們書寫春聯的攤子，這當兒紅彩繽紛，正迎着夕暉，臨風作不規律的飄曳……看到這一幕熟悉的情景，止水般的心湖，再也不能平靜，那在虛無縹緲間的神魂，已迅速地飛返故鄉，縈繞在那已失落的家園裏……。

這幾年來，由於家庭的慘變，環境的逼迫，生活的煎熬，我經已有很久很久不曾回味以往了……在這時候，不但遠離了的靈魂飄不同來，就是一顆脆弱的心，也鬚髯跳出了胸膛，投向故土的風物底懷抱中，一些明日黃花，剎那間突然一幕緊接一幕地在腦際浮現，但又如電光火石般，一幕跟一幕地消失……偶而一抬頭，「天增歲月人增壽，春滿乾坤福滿門」的一對春聯，清晰地映入我的眼底，接着，那甫歸來的靈魂，又隨着這聯的出現，盤旋在故里的每家人家門前貼着的春聯上，任憑我怎樣地擺脫，那起伏着的思潮也無法離開這些而平息下去。……

蟄居在故鄉的礦工和稻農，幾乎全是來自遙遠的另一國土上的天涯遊子，他們雖然飄洋過海、離鄉別井，浪跡到這美麗、富饒的熱帶天堂裏，但並不會遺忘了他們的來處，依然承襲了他們固有的風俗傳統，按着季節的更換，逐一地奉行……在他們的意識

中，過年是最上的！每年年關到來之際，村子裏的父老們，都會破例地到幾十里外的市鎮去走一趟，辦了些「年貨」回來，積極地準備着送舊迎新……

春聯是大家少不了都要買的。除夕的那天，貼在大開兩旁的那幅因受了風吹、雨打而褪了色的舊聯，不幸地又步上「過時日曆」的後塵，被會珍惜過它們的主人毫無憐惜地撕了下來，零零碎碎地扔到垃圾堆裏；而新的春聯也在這個時候貼了上去。春聯的出現，在敏感的鄉人看來，全村的生氣鬚鬚突然地加多了，即使是一草一木，也無不在洋溢着春的氣息似的。

父親也是在另一個國土裏長大的，他也深深地染上了那些固有的傳統風俗……但由於他自己會題聯，所以我們用不着破費到市鎮上去購買；可是當鄉人知道父親除了能替他們寫得流利通暢的家書外，還能揮得一手好聯後，他的麻煩可就更多了。往後的每一年，村子裏的人都不再上市去買春聯了，各人乾脆地預備了一大張的紅紙，到我家來，請父親給他們一揮……對於那一些登門造訪而有所求的人，父親不但沒令他們失望，相反地，由於他自己感到被大家所器重，反而一年比一年幹得起勁，雖然那是義務的。

幼年的我，是頂討厭鄉人前來請父親題聯的，雖然一年僅有那麼的一回……父親有着一種怪癖：在題聯的當兒，必須要我靜站在一旁給他拉紙、磨墨，否則無法題得得心

應手；可是這麼一來却苦了我，我既不願意接受這門毫無意義的差使，但又不敢掉就頭跑開，於是唯有將那股惱氣發洩在春聯上，不是故意把紙拉破，便是使性地把墨汁潑灑到將近完成的聯上，作一種最消極的沉默抗議……

在黃金時代的童年裏，幾乎每年都是一樣，我對於春聯，始終都不曾有過好感，只有一年是例外的。那年，在新歲將屆的前幾天，父親爲了事業上的關係，離家去都門，但可沒有按時地趕回來……除夕的那天，家家戶戶門上的舊聯，照例地被撕了下來，然而由於父親的遲遲不歸，而村子裏的人，又來不及趕到市鎮上去購買，於是每家的大門兩旁，都露出一道長長且異常難看的疤痕來；同時，全村髻髻都被一種從沒有過的沉悶氣氛籠罩着……當時我年紀雖不很大，不過我已曉得了這樣地想：要是父親不會離家外出的話，那類似這種消沉的景象，是斷然不會有的……父親終於在除夕入夜的時分，風塵僕僕地趕了回來；他踏入家門後，尙來不及喘息，一張張的紅紙，便紛紛地遞送到他的面前……那一夜，當父親揮筆題聯的那段時間內，臉上雖然不斷地流露出疲乏的神情，但他的字體却一點兒也沒改變，依然是一樣地端正、勁秀……

那晚，父親題完最後的一幅聯時，爆竹聲已響遍了整個荒村，「又是新的一年了！」父親有所感慨地嘆喟。在搖動的燭光下，我發覺到各家大門上的疤痕已不見了，補上的

是墨跡未乾的新的春聯……這當兒，在我幼小的心靈中，不期然地興起一種從沒有過的感覺——我感到驕傲，爲我有那麼一個多才多藝的父親而感到驕傲。

時間的消逝，日子的更替；白雲蒼狗，世事滄桑，一切都已變動了！美好的景緻，早已不復存在，留下來的只有一個模糊殘缺不全的印象，隱約地在腦海中浮現……自父親去世後，多年來的艱辛，換來的：除了兩袖清風以及一身生活的鞭痕外，其他的一無所有……孩提時過新年的那種高興的感情，早已隨風遠颺；如今，新年帶給我的只有惆悵、惘然而已！

夕陽已收斂它最後的一線光芒，把大地的統治權交給夜神，然而，家家門上的紅色春聯，依然不甘寂寞地在明亮的街燈下迎着習習的晚風飄動着……

傑倫

紫雲姑姑
十年前的事
割雞奉神

紫雲姑姑

四姑姑早在五年前就結婚了，可是這排行第三的紫雲姑姑，她到現在也還是佳訊無期。

爸爸却很爲紫雲姑姑的終身大事而大費心思；他曾替她物色過幾位品貌端正、學問相當的男子；而且他們都有一份固定的職業，然而那些上門求婚的都被她那副冷漠的面龐和淡然的態度趕出門外去了。

當然，爸爸這樣做是無可厚非的，他不過是想盡了爲人哥哥的責任吧了。他平素對弟妹們都一視同仁，沒有厚此薄彼的心理，尤其是紫雲姑姑，爸爸對她的關懷似乎比其他的弟妹們還要深切些，可是她却不了解。她到現在這個年紀——廿八歲，還對自己的婚姻大事，沒有半點兒關心。

紫雲姑姑雖很討厭人家談起她的婚姻大事，但她從來沒有對着人的面前說過她這生不要嫁人的話。她用淡漠的態度逼退爸爸給她物色的對象之後，便帶着一種由內心發出的歉疚說：「大哥，我不怪你，但請你饒恕我這樣做。」紫雲姑姑說這些話時，眼眶却浸潤着淚水，可是她把牙齦一咬，欲淌的淚水也就往腹中流了。爸爸瞧見她這個樣子，

對她也產生了一種深深的無可奈何的同情，以後不但不敢替她選擇對象，且對她的終身大事也不想多提了。

說真的，紫雲姑姑雖被人在暗地裏說過她老處女的話，可是她那秀麗的面龐、婀娜的身段，比起廿歲時的她，並沒有甚麼遜色。唯一可証明她和那時的外表有些不同的地方，是現在比過去消瘦了些，而且她也沒有廿歲時那種少女的羞澀，以及對誰都呈現着善良的、好比溫煦的朝陽放射出絢麗的輝芒的笑容。

紫雲姑姑已從一個笑容可掬的姑娘，變成了一位冷若冰霜的小姐了。

她在她教書的學校裏，有沒有男人追求過她，我是不知道的；但據爸爸在紫雲姑姑教書那學校裏的一些老朋友說，她最近跟一位同事×先生很談得來。爸爸自從碰過幾次灰以後，對紫雲姑姑的婚事也就不當她的面談論了。但爸爸始終都希望她早日找到一位終身伴侶。這個，凡是關注她的朋友，都會爲她祝福的。

遠在十年前，那時我還是個十一二歲的黃毛小子，而紫雲姑姑便在我們住的D鎮那間簡陋的學堂裏教書了。那時，我唸的是四B，紫雲姑姑是我的算術和音樂老師。自然在上課的時間裏，我是不敢對紫雲姑姑，即使是開一個最小的玩笑的。可是在家裏就不同了，我的刁皮，在弟妹們中是首屈一指的，我常常在紫雲姑姑的面前說：「你不像我

的老師，也不像我姑姑，倒像我的姐姐。」爸爸和媽媽聽了當然不大高興，但紫雲姑姑却不置可否地笑笑就算了。不過那幾個獼猴般的弟妹，却嘻嘻哈哈地笑起來了。

我的聰明和刁皮一樣，在班裏的成績，除了一個叫梅小英的女同學可以和我爭一日的長短之外，其他的成績都落在我的後頭。也就因為我的成績冠全班，紫雲姑姑不但沒有責怪我刁皮，反而在我爸媽的面前說出誇獎我的話來。於是我在家裏更加地耀武揚威了。

記得是在我唸四B最後的一個學期裏，在剛開學不久的一個放學的下午，紫雲姑姑和我一同在同家的道上，她牽着我的手，笑笑地對我說：

「明明，你真聰明，兩個學期你得了兩個第一，你如果不那麼刁皮，就真正是個頂好的學生了。」

這些話，我都聽在心裏。但我却還要狡辯：

「三姑姑，可是我在學校裏沒有吵鬧啊！」

在午後的太陽照射下，我和紫雲姑姑行了一陣，就汗濕浹背了。但我的內心是高興的，（放學回家時心裏總是興奮的。）學校離開我們的家只有一哩路，約廿分鐘就可以走到家裏。在走過那條獨木橋便可以望到家了。紫雲姑姑又說：「明明記住，你年底的

成績還能得到第一，假期裏我要帶你到波德申海濱去玩，你高興嗎？」

我從懂得點人世的時候起，海，和那乘風破浪的船隻，我對它就有着一種像神話裏的故事那般的嚮往和渴望着……紫雲姑姑的話，簡直像支興奮針往我的肉裏一戳，就三步當作兩步地跑回家去，一進到屋內，就向大家宣佈這個自己認爲了不起的消息了。

紫雲姑姑所許下的諾言，無疑是對我進行一種崇高的鼓勵，那年第三學期結束，我真的又得了第一名。我不但可以無阻地升入五年級，同時我還得到紫雲姑姑的永久不忘的獎品——一支金咀的英雄筆。

在假期中的一個晴朗的早上，一個身材魁偉、穿著時髦的青年，駕駛着一輛「摩里士買那」到我們家來了。經過紫雲姑姑的介紹，才懂得他叫龐士奇。龐士奇是紫雲姑姑初中時的同學，他家裏很有錢。紫雲姑姑初中畢了業，便進了師訓班，而龐士奇却繼續讀完中學的課程。那年剛好是龐士奇高中畢業的一年。

在波德申海濱那天，我自己是快樂的。開始我們三個人手拉手地跑着，但後來我爭脫了紫雲姑姑的手，遠遠地跑在她和龐先生的前頭了。

那天，我們一直玩到夕陽斜照，遊人散去的光景才踏上歸途。歸途中海波拍岸的巨響，彷彿還在我耳邊迴繞不息……

回到家裏，當晚我們談起了龐士奇。紫雲姑姑耐不住我爸和媽他們的探索，便把她和龐士奇的關係向大家說了，紫雲姑姑和他原來是一對戀人。我爸和我媽還對她說了一大堆戀愛經的話，羞得紫雲姑姑的臉彷彿湛藍的天空，抹染了一片晚霞似的緋紅。

翌年開學時，我上五年級的課，算術一科已經不是紫雲姑姑担任了，不過她是全校的音樂主任，因此每週有一節是上她的音樂課。

不久，紫雲姑姑對我們說，龐士奇要到澳洲去讀法政了。

終於在一個風清日麗的早上，我和紫雲姑姑趕着去送龐先生的遠行。一對戀人臨別的情景，我們是不必贅言的，但誰也想不到他們的分離，竟成了永別！

在我唸初一那年的八月，計算起龐士奇到澳洲讀書的時間，已經是整整的三年了。三年裏我知道紫雲姑姑和龐先生一直都在通着音訊。他們是多麼渴望着能早日聚首一起呵！

然而不幸的命運之神，却在紫雲姑姑的心靈上深深地劃破了一道無法彌補的創傷，一個龐士奇患癌病不治而死的噩耗傳到紫雲姑姑的耳裏時，她竟然昏暈了過去。醒來時，她還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呢，然而龐士奇先生却真的永遠也不會回到紫雲姑姑的身邊來了。

假如波德申海有神靈的話，它可要憤怒地掀起萬丈波濤，替紫雲姑姑把龐先生的靈魂，帶到身旁，來慰撫她那顆快要給悲哀和痛苦揉碎了的心靈。

龐士奇的死帶給紫雲姑姑的打擊非常大，從此她便沉默寡歡，除了教書之外，就很少跟朋友出去遊玩了。爸爸雖然勸過她，叫她不要太過傷心，但却起不了甚麼作用。她仍舊讓悲傷留存於她的心底。

一年、三年、五年過去了。四姑姑出嫁了，我也高中畢業了。可是紫雲姑姑仍然哀念着她那死在澳洲的龐士奇。

在這深夜裏，我擱下了筆，踱步到窗前，抬頭仰望天空的一輪明月。我懷想起家，便想到紫雲姑姑，十年前，我是她的學生，而今天我又做了孩子們的先生了，對紫雲姑姑，我還能說些甚麼呢……

十年前的事

遠在十一二年前，張通三還不過是五十上下的單身漢，他對我們說過，他的結髮老婆在唐山很早就死了。那時候他還年輕，老婆一死，又無子女，家裏無牽無掛，便單槍匹馬，飄洋過海到南洋來了。

張通三，是我們的一個疏堂親戚介紹後才相識的。那個親戚對我爸說，張通三是個頂有趣也頂可靠的人。他秉性忠厚豪邁，懷俠義，喜打抱不平。甚麼事他說得到就做得出來的。這樣的漢子，我爸一見了他就很高興，因為我爸也正是個忠直豪爽的人。他們的相逢，真有恨晚之嘆呢！

後來，張通三找不到事做，便上門來找我爸了。在張通三還未到我家來過之前，我只是聽過我爸提起過他吧了。所以他第一次給我的印象，是身材魁梧，皮膚黝黑，開口說話就哈哈笑的男人。這樣的一個漢子，在中國的古典小說裏是可以找到他的影子的。

接着第二日，張通三果然捲了被蓋來到我們家了。他是來幫我們種木薯，和飼豬的。因為我爸也感到家裏人手太少，而張通三找不到事做，家中多一人喫，並不見得什

麼，所以才叫張通三來幫我們耕芭，張通三也就滿口答應了。其實，張通三也不是隨便答應跟人做事的，他實在是太喜歡我爸那個性子而已。

張通三來了之後，我家比過去生氣多了。每當工作完畢，喫過晚飯後，在我家的門坪上，就洋溢着一種又說又笑的宏亮的聲音。這種愉快的聲音，也正顯示出我家的生活比以前輕鬆而有趣了許多。難怪媽會說：「張通三來了，我們的工作也輕鬆多了。」

在我也是很喜歡張通三的，因為我爸不很喜歡說故事給我聽，而張通三却最愛講他的故事。同時他又讓我騎馬似的騎在他的頸背上，雖然他把我轉得頭昏目眩，但過後我還樂於騎在他頸背上的。那時的我不過是個十歲的孩子吧了。

張通三生平幹過許多俠義的事，他最憎恨那些以多欺寡，恃強吃弱的傢伙。下面是他許多俠義行為中的一個故事：

他說他初到南洋不久，有一次經過某地，見一老者在街邊賣武。張通三也同其他人一樣在看老者耍拳術，他說那老者確實耍得不錯，因而吸引了不少觀眾。但在老者耍得出神入化之際，有幾條大漢突然衝破人牆，並阻止老者賣武。老者謙恭地上前向彼等敬禮，但彼等硬要老者即刻拆檔離開此地，老者不肯。於是一言不合，幾條大漢和一老者動起武來了。起先，老者還能抵擋得住，但終因年老氣弱，漸漸地老者露出破綻來，眼

動起武來了。起先，老者還能抵擋得住，但終因年老氣弱，漸漸地老者露出破綻來，眼看老者就要喫虧了，張通三再也忍不住了，便大喝一聲，加入戰團幫助老者，結果將那幫傢伙打得抱頭鼠竄。事後老者很感激，也很敬佩張通三的武藝。

但張通三也很同情貧弱的人，有一回，他在我們的木薯芭裏捉到一個偷木薯的孩子，這個孩子是隣居一個寡婦的兒子，因父親死了不久，家裏實在窮得無米下炊。當張通三捉到這個面黃肌瘦的孩子時，他綑着又瘦又髒的臉，哭哭啼啼地哀求張通三放他走，張通三見他怪可憐的，也就放他去了。這是張通三後來告訴我們的——是那個孩子病死了之後才告訴我們的。

張通三到我們家不久，我們便嘗到山豬肉的味道了。因為我們種下的木薯常遭到山豬的蹂躪，在張通三未來以前，我們實在也無法阻止山豬的禍害。山豬是在夜間才出來覓食的，我們雖養有兩隻很兇的狗，但也無濟於事。

張通三想出了個巧妙的方法來了。這個方法便是怎樣捕山豬的方法。說來也很簡單，他砍了一條堅硬的、有小茶杯那般大的小樹，去了枝葉，約有一丈來長。他把粗大的鐵線網繫在木的一端，它有點不同於釣竿的，就是鐵線的下面有一個活圈。另外他做了一塊不大不小的方板，在方板上裝上機關。他把做好的捕具拿到有山豬出沒的地方，在地下挖了個小洞，那洞剛好放得下那塊小方板，隨後把木的一端插進地裏，把它拉成

弓形，便將活圈放在有機關的方板上。然後用枯葉鋪好了，不使山豬有所察覺。祇要山豬一踏上那地方板，山豬便活活地被吊了上來。這就是張通三想出的捕山豬的方法。

這種捕具果然使得。不到一個月，張通三已捕到三隻肥大的山豬了。初捕到的幾隻給我們殺來喫了，但以後山豬還是接二連三的上圈套，我們也吃厭了，張通三便把捕得的死山豬，載到城裏去賣，也還賣到一些錢。賣肉的人對張通三說，如果能活生生的捕來，一担至少能出八十塊錢。張通三聽了賣肉人的話，以後他便活捉被吊起來的山豬了。但我爸却勸他說：

「老張，山豬雖被吊起一隻腳，如要活捉牠實在不容易，而且危險性又很大，你還是將牠活活打死的好，錢賣多賣少，又有甚麼要緊？」

張通三不但不聽我爸的話，他還以為我爸在說他胆量不够大，他很自傲地對我爸說：

「我張通三在唐山時老虎都打過啦，何況是吊起來的山豬，我還怕牠不成。」

我爸深悉他的性子，也就沒敢多勸他了。

張通三的武藝確實不錯，他活捕山豬從沒一次失手。這連我爸也佩服得五體投地。我因好奇心的驅使，有一回，趁我爸去了芭場的時候，便跟張通三去捕山豬了。張

通三走在前，我緊緊地跟在後面。突然前面的木薯林裏發出尖銳的怪叫，張通三叫我不要作聲，靜靜地躲到木薯林中的一個枯樹頭下。他右手拿了個豬籠，左手持了條木棍，慢慢地走上前去，我並沒有聽張通三的話，偷偷地跟在他後面。我看着張通三繞着那隻被吊起一隻後腳的山豬轉了幾回，山豬見了人便發出更駭人的叫聲。就在那一剎間，我見張通三迅速地使用左手那條木棍，死命地壓在那隻山豬的背上，跟着他右手的豬籠向山豬籠了進去。一陣哀叫聲過後，張通三獲得勝利了。我却看得眼瞪目呆了。

張通三捕了半年山豬，可是山豬的出沒依舊很駭人，我們的木薯還是受到山豬的摧殘，不過情形比過去好多了。張通三說，一定要捕絕牠，不然他就不肯罷休。

張通三捕豬賣得許多錢，可是他嗜酒如命，有了錢就買酒買肉回來大喫大喝，他也買些東西送我，於是，他的錢也就一文不存。

記得在一個陰晦的早晨，吃過早飯，我爸和媽都到芭場去工作了。張通三才一骨碌地爬將起來，他實在比往日起遲了整個鐘頭。我瞧他那天的神色也不比往常好，他起來時，只向我打個招呼，笑了一笑，便吃他的早飯了。

吃了早飯，他仍舊拿了那個豬籠，和那條木棍準備捕山豬去。我看着他，他笑了一笑對我說：

「小倫，看啥的？昨晚下了陣雨，山豬一定很多上圈了，你要看我捕山豬去麼？」

我本很想跟着去看他捕山豬的，但我忽然記起爸出門時吩咐我的話，爸叫我看家，下雨時就把晒在門坪上的木薯乾收回屋裏。於是我對張通三說：

「張伯伯，我爸要我看門坪上的木薯乾，今天不能跟你去，明天才跟你去好嗎？」

張通三笑瞇瞇地伸手摸摸我的頭說：

「你真乖，你爸有你這麼個兒子還不樂死嗎？你在家好了，看我捕了大山豬回來給你，回頭上城裏買東西給你好麼？」

我用感激的眼光看着張通三，他又摸摸我的頭，然後去捕山豬了。

太陽走到屋頂的時候，我知道是吃中飯的時候了。於是我把碗箸先洗好了放在桌子上，等爸媽和張通三都回來後才一起吃中飯。

突然我在廚房裏聽到一兩聲低沉的呻吟聲，感到很奇異，便走到廳前一看，原來廳上倒着一個人，我跑前去看個清楚，才看出是張通三。我正想問，然而當我見到張通三通身都染了血的時候，我懼怕得衝出門口，一邊哭，一邊喊：

「爸爸媽媽呵，張伯伯不好了，張伯伯不好了。」

這時我爸和我媽都走到了屋後，他們聽見我哭哭嚷嚷地叫喊聲，便跑過來問我說：

「倫兒，張伯伯怎樣了？」

「張伯伯不好了，張伯伯滿身都是血。」我停了哭聲說。

我爸進了門，一見張通三倒在廳上一動不動，便馬上抱他到他睡了一年多的那張板牀上放下，然而才看清楚他的脚和手都染了血，他的腰部流着更鮮更紅的血。這時張通三尚存一絲氣息，只是不能言語了。

我們都束手無策。張通三的眼皮緊閉，就好像死了的一樣。但過了片刻，張通三忽然睜開眼來了，嘴裏在抽搐着似乎有話要說。我爸便低聲地問他道：

「老張，你怎麼啦？好點了麼？」

許久，張通三才吐出話來，下面是他對我們說的最後的話了。

「周兄，我……我沒希望了，想……想不到……那隻……山豬……掙……脫了……

圈，牠……牠向……我撲……來，我……我來……不及……避，腰……這兒……給牠咬着，腸都看……看到了……我……我真……慚……愧……沒有……沒有……聽你……你的話，不過……我是……我是……沒有……沒有牽掛……的人，你……你如果……用棺……棺木……封……封住……我……我……死……也……也瞑……目了……。」

張通三嚥了氣，我爸也不禁地掉下幾滴眼淚來。我却嗚嗚地哭起來了。

張通三死前的話，我爸照做了。也算盡了做朋友的本份。

今晚，我忽然想起十年前的事，又想到了張通三這個人。從前我們耕種的土地，因情勢所逼，早已荒蕪了。張通三的孤墳，想也無處可尋了。寫到這裏，我心裏又感到一陣抑壓不住的悵惘……



割雞奉神

時間是某年的一個陰曆八月十五，這個故事是發生在窮困而寂靜的山村裏。

凌晨四時左右，老天就轟轟隆隆地擂起了戰鼓，好像生怕勤儉卻仍然窮困不堪的勞苦人兒，會因了工作而忘掉了今天是中秋節似的，便呼風喚雨起來了。老天真有點行風使雨的本事，當那一陣振聾發聵的雷聲，由遠至近，又從近到遠，最後像個洩了氣的皮球，使人拉長了耳朵也聽不見聲音的時候，風呵雨呵就越過了遠山、膠林到這個貧困落後的山村來了，剛爬起來做朝（註一）的賴生嫂，知道今天又是水限（雨天）了，嘴裏便喃喃地好像是對丈夫、也好像在對自己說：「唔，又落水囉，這個月想多做一工都唔得……」她想了想，「天公真有眼，昨晚我才講明天或會落水，現在……唔，也罷，俗語有講：『天養人肥澤澤，人養人瘦出骨』……」

這時還鑽在被窩裏的、有點好喫懶做的賴生，好像不耐煩老婆大清早就張開了嘴，像「老鴉」般呱呱的吵起來，便一骨碌地翻了個懶身。賴生嫂也知道那老鬼賴生的死脾性，一點不順他的氣，就會罵人打人的，於是她祇好停嘴不呱了。

「佢落就由佢落囉，講咁多做乜嘢？返牀來瞓多一覺啦，今日大日子囉……」

賴生睡在牀上，聽不到老婆講話了，但一時又睡不去，便又骨碌地翻了個懶身，然後半閉着惺忪的牛眼珠，咕咕囁囁地對老婆講。

做老婆的果然聽丈夫的話，便拿起桌上燈光如豆的煤油燈盞，進入房裏去了。

回到牀上躺下的賴生嫂，見到丈夫又呼呼地睡着了，自己便暗自嘆息着。她想：今天是八月十五，元寶油燭都還沒買，奉神的鷄也還沒有……想到這兒，她就更傷心難過了。在清明節前，自己還有十來隻一兩斤大的鷄，她滿以為過年過節都不愁沒鷄割了，又怎麼會想到現在那鷄寮裏祇剩下一對老夫妻（一隻公鷄和一隻母鷄）呢？這也許是命吧，她想。不然為什麼會發鷄瘟呢？她沒法解答自己的疑問。接着她想到昨天曾到七嫂家裏去的事，原來七嫂在上個月坐月沒有鷄割，七哥是個忠良的丈夫，一想到賴生嫂那裏還有些鷄，而且七哥也深知賴生嫂是個好心腸的女人，便到賴生嫂家去借鷄了。七哥從賴生嫂家裏借走了兩隻鷄之後，想不到自己不到半個月就生了一場大病，停了十幾天工，要不是在村裏那間叫合盛的雜貨店除了一個月賬，恐怕米也沒得下鍋了。七哥那天的心裏非常難過，送賴生嫂出門時嘴裏還不住地說：生嫂，我實在對不住，我滿以為很快就可以把鷄還妳的，怎會料到自己忽然病了起來！我也知道你家的情況像我一樣苦……想着想着，她又埋怨起那好喫懶做的丈夫來了，不是麼？如果她那老

鬼勤儉些，同時也不整日整夜地去那間雜貨店打麻將的話，今天賴家也不會這樣窮了，她一打開了記憶之窗，就什麼悲苦辛酸的往事都如浪潮般地湧現在她的腦海裏。說真的，賴生嫂今年已經五十出頭了，除了做新娘的那天外，幾時有過歡笑的日子呢？沒有呵，她給賴生養了兩個女兒和一個兒子，坐月時，不但沒有補品吃，而且不到滿月就得挑着那擔膠桶到膠芭去割樹膠了。說來也真不幸，她的兩個女兒都在十七歲時就嫁了人，大女兒嫁給一個司機，產下了一個男孩後，不久就死了；二女兒跟了一個有母沒父的獨身漢子，原來那漢子是個私會黨徒，在一場械鬥中喪了他的老命，從此她便成了寡婦。賴生嫂唯有嘆自己的命蹇，但她卻沒想到自己快到五十歲的時候，還會懷孕呢？一年後果然又生下了一個男孩，這使賴生嫂高興得拜天謝地了。她常常對丈夫這樣說：「好人總有好報的，」她爲了感謝老天賜給她一個麟兒，就給她的男孩取了個名字叫天來……

雨下得不算小，雨點辟辟拍拍地敲打在亞答屋頂上，一切的聲音都似乎被呼呼的風聲，和沙沙的雨聲掩蓋過了。賴生在夢中或許也要感謝這場使他酣睡的雨呢，可是賴生嫂卻仍然躺在牀上，想着過去和現在的事。她老是最有神心的，她想無論怎樣也要割髮

鷄奉奉神呵，可是現在元寶油燭都還缺着呢，雖說這時是月尾，卻要在下個月才有糧可發。這真叫她怎麼辦好呢？

「燒幾兩元寶油燭算了罷！」賴生若無其事地用這樣一句簡單的話回答了妻子的難題。

在風緊雨急中，她五歲大的兒子天來驚醒過來了。別看天來祇是個五歲的小孩，可是每晚上他都是一個人睡在一張小牀上的，他一點也不感到駭怕。當他和父母分牀的那個晚上，他母親這樣對他說：「阿來，乖乖你一個人睡覺不要駭怕，爸和媽就在隔壁牀呢！」天來真像個懂事的孩子了，他祇唔了一聲，便上牀睡了。賴生嫂是很疼愛這個兒子的，逢到刮風下雨的夜晚，她總是起牀來給兒子蓋被，生怕天來着了涼。可是現在她正給一些問題纏繞着了，有些頭昏腦脹的樣子，所以一時竟忘了起來給兒子蓋被。這時天來醒了過來，聽到沙沙的雨聲，和呼呼的風聲，便爬起牀來找他的母親。天來摸到母親的牀前，母親才發覺是兒子醒過來了，便從牀上翻起身來，一邊用手撫着他的頭，給他擦着眼屎，一邊說：「乖乖，你這麼早就起來，呵，乖乖，你爸爸還睡得像隻豬呢！」

這時睡熟了的賴生，給妻子和兒子的說話聲吵醒了，他睜開了惺忪的牛眼珠，看了

看，嘴裏又咕咕囁囁地說：「呵，什麼時候了，阿來醒來啦！」

賴生雖有點好喫懶做，卻是非常疼愛天來的，他到村裏合盛雜貨店去打麻將，不管是輸是贏，回家時總會給天來帶回一點吃的和玩的東西。說真的，當天來來到這個家庭後，這對性格迥異的夫妻，平日的爭吵和打罵，似乎減少了些。此刻賴生掀開了被蓋，一骨碌地翻起身來。他摸了摸天來的頭，然後把他抱出房去。賴生嫂坐在牀緣，望着她丈夫的背影，心湖裏頓然漾起了一陣微波，彷彿在陰翳的雲天中，漏下了一絲溫暖的陽光……

賴生起牀後，面不洗牙不刷（他沒有這種習慣），只喝了一碗稀粥，拿了那把油光傘，就出門去辦貨了。他出門時，賴生嫂從衣袋裏取出一張青色的五元鈔票交給他，那張鈔票已經打了好幾個摺的，這分明在告訴人說，它藏在妻子那個褪了色的殘黑色的荷包裏，已經有好些日子了。賴生嫂沒有忘記丈夫是個嗜賭的人，所以他出去的時候，再三的叮囑他：「你不要把它賭了，買了東西早些回來！」

賴生嫂原是個滿腦神佛的婦女，她坐在屋裏那張板櫈上，一邊陪着天來講話，一邊想着那個不能解決的問題。她扔下兒子，讓他在屋裏玩，自己便到廚房裏煮開水，磨刀去了。

賴生嫂沒有聽丈夫的話，她抓了一把米，走出門坪，嘴裏「咯咯」的學着鷄兒叫了幾聲，然後把米撒在地上，那對老夫妻的耳朵也真銳利，聽到了熟悉的聲音，便昂起了胸，斜乜着眼望了望，看出主人有所施捨了，然後拍動着翅膀，飛也似地從那株半枯的馬查利樹底下走了過來。

那隻老母鷄正得意地啄食着滿地的碎米，牠想不到自己做了主人的老媳婦（賴生嫂平日見牠很會生蛋，也很會孵小鷄，有時高興得把牠當作媳婦），也要遭受刀下之禍，便不慌不忙地啄食着。所以賴生嫂俯下身子時，牠一點也不驚慌，那知賴生嫂這次不是和牠玩耍或是用食指插入牠的屁股看看是否有蛋的。當牠發出一陣「基喔基喔」的叫聲時，那隻雄的早已飛逃去了。

賴生嫂用刀割這隻老母鷄的頸子的那種心情，我們是可以想像到的，但她想神是要奉的，於是她也就好像真的有神上身似的，將手中的那把尖刀子往牠的頸子上一橫，只聽得一聲慘叫，牠的生命便了結了。

約莫過了一個鐘頭，老母鷄已經成了祭神的禮物。牠赤裸的被裝在一個大碗裏，似乎還是在孵着小鷄或生蛋的樣子，不過牠的胸口上，卻有了一個吋把長的小孔，那是使牠致命的標誌啊！

賴生嫂把鷄弄好了，等丈夫買了元寶油燭回來，就可以開始奉神了。那裏知道賴生從早上到中午，中午又瀰過去了，還沒有回來，不用說賴生嫂是又焦急又氣憤。她在想：那老鬼一定又去濫賭了，如果他把那五塊錢輸了又怎麼辦呢？

正當賴生嫂又焦急又氣憤的當兒，天來站在門前忽然大嚷大叫道：「爸爸回來了，爸爸回來了，二姐姐也來了！」

賴生嫂聞聲走出門口，果然見到丈夫回來了，更使她笑逐顏開的，該是她女兒出現在她的眼前吧！沒錯兒，她見到女兒手中提着一對年輕的雌鷄，一個小燈籠；丈夫手裏卻挽了一個裝滿東西的籐籃，籃裏自然是月餅、香蕉之類的東西了。做母親的笑盈盈地把女兒手中的東西接過來，嘴裏不停地在問長道短，女兒自然也高興地回答着母親，但她卻沒有忘記把手中的燈籠遞給那個望眼欲穿的獨一無二的弟弟。

當丈夫吩咐妻子割鷄奉神的時候，妻子無可奈何地對丈夫說：「我已經把老母鷄殺了！」

當妻子向丈夫要元寶油燭的時候，丈夫簡直無話回答，想了想，才支支吾吾地對妻子說：「我想賭它一手，贏它一隻鷄的錢，但是我輸了！」

老母鷄殺了不緊要，因為那老公鷄現在又有兩隻年輕的雌鷄了。賴生嫂是打算跟丈

夫算賬的，但一想到女兒來了，那股從心頭升上來的火氣，暫時也就緩和了下來。

（註一）：客語，意即煮早飯。



• 魯莽 •

老
爺
車

自鳴清高的人

流浪的賣藝人

流浪的賣藝人

鑿鑿鏘，鑿鑿鏘……

做戲的鑼鼓，又在甘榜裏響起來了。

那個臨時趕搭成的小戲台雖很簡陋，但把幾幅布幔裝飾起來，再加上幾盞五彩的燈光，也儼然像座華麗的王宮。

這戲班的主人其保，正彎着背翻弄箱子，把等會兒所要用的「木頭紅公」檢出來。鑿鑿鏘，鑿鑿鏘……

拐子伙金，也許是剛燒了兩泡煙土，使勁的擂着那個皮鼓，幾乎要把那面鼓皮擂破了。背後的老三睜大兩眼瞪着他，也用力地敲動那兩面銅鈸，鏘鏘的響着。

時間還沒有到，台下已擠滿了無數的人頭。其保心裏很興奮，伸一伸腰，站起來，倚在台柱旁幽閒的抽着香煙。

「傻仔，停一停，時間還沒有到嘛！」其保本想清一清腦，卻給這兩個傻傢伙吵得他心頭煩悶，使他不得不叫他們停下來。

鑿……鑿……鑿……

伙金心裏可有些氣惱，恨恨地在鼓上急擂一頓，才把鼓槌放下，裂着一張似笑非笑的嘴，說：

「咳！你呀！祇會罵人傻，你不傻？」

其保猛將那截煙屁股用力抽了一口，拱起指頭，輕輕地把它彈到台下去，然後向伙金瞧了一眼，樣子是十分安閒的。

「我怎樣傻？」

「不傻？」老三把銅鉞擱在膝上，忙燃上支香煙說：「人家講一鼓作氣，咱們雖不是上戰場，也得振振氣，才有精神嘛！」

「呸！」其保鄙笑地說：「你這刁猴，那兩泡煙屎沒有燒下去，你還有精神？」

「煙屎是內功，鑼鼓是外氣，內功兼外氣，才有精神。」老三頓了一頓又說：「其實嘛，幹夜工的那個不燒煙屎？」

老三說得蠻有道理，遠的看不見不講，單就其保他自己，也何嘗沒有燒？

其保剛嚥下一口唾沫，正待要發作的時候，祇見一個十六七歲的女孩子急驟地跳上

台來——

「開鑼啦！開鑼啦！」

其保一聽到開鑼的時間到了，急倒杯茶潤一潤嗓子，回頭問那女子說：

「鬼拖着妳，溜到開鑼才來！」

她呷了呷小嘴，恨恨地說：

「我有我的腳，我沒有和你共褲管，我走要你管？」

其保給她搶白幾句，很想罵回她一頓，但突然想起一件事，急問伙金道：

「聽說大坡要唱神功戲，可是真的？」

鑿鑿鏘，鑿鑿鏘……

那兩個傻傢伙又敲擂起來，而且比先前來得更用力。

「混蛋！」其保見他理也不理，不由在心頭暗罵了一句，便把「木頭紅公」套上手，出場了。

鑿鑿鏘，鑿鑿鏘……

今晚是演「薛仁貴征東」，這是其保的拿手好戲，他自信有一套引人入勝的工夫。從布幔縫裏望出來，台下滿是黑壓壓的人頭，其保心裏很高興。雖然這是酬神戲，錢是講定了的，台下人數的多寡本與他無關；可是，他要確實的知道，他的戲有沒有迎合一般人的口胃。假如依照今晚的情形來說，他的計劃是不會白費的，難怪他有點飄飄

然起來。

其保吃這行江湖飯，已有一段悠長的歷史了。十三歲的那年，他便跟叔父學「家勦戲」。後來投到一個叫做林師爺的旗下，在大班裏混。一有空閒的時候，他便在戲台上練工夫，筋斗翻得台板唏哩哄隆的響。有時翻個不小心，整個身體像山崩的轟然地摔在木板上，把個背脊骨摔得痛溜溜的。漸漸地，工夫也就有了進步。他想自己要是能當個武生，身上穿起那襲金光鱗鱗的衣甲，手裏執着把大刀在台前搖舞，真是頂够威風了。可是，那肥頭肥腦的班主，却不賞識他的工夫，每當他去請求的時候，總是睬也不睬的裂開口：「小條子，唔够工夫，多練幾年再講。」

聽了班主的那番話，其保老是不服氣，惱得幾天不想吃飯。過後，他再努力的跟林師爺「坐科」，總算「皇天不負苦心人」，他被升為正式的武生了。然而，這個夢做得並不長久，半年後，日敵由太平洋南進，大家都分了夥，落荒的竄到山芭去種木薯。

戰後，一些散夥的伙計，都紛紛豎起旗子，招兵買馬，重幹起跑碼頭的生涯。但其保再沒去當武生，因為他明白戰後的一切都不景氣，小埠頭的人連生活都顧不了，那還有心情去酬神請大班？在坡底又紮不住營，電影正打着大班的致命處，要靠大班吃飯已成一件登天的難事。他是聰明人，自然有他的一套。於是，他自己建立江山，把以前的

老伙計拖回來，準備開鑼登台。

其保的新計劃是走中綫的，原因是：大班在坡底紮不住腳，酬神的又很少有能力請得起。爲着適應這兩點，他便自己主持一個小班子，演的是「家勒戲」。他覺得演「家勒戲」的傢俬省，角色少，酬神的聘請他，一晚幾十元錢便可以了。

然而，其保的「連天響」才開鑼了一次，連演三天，那箱「木頭紅公」便擱在家裏發霉。幾個老伙計都苦於沒煙屎燒，望着老天喝西北風。他那顆熱辣辣的心也冰冷起來，發愁的說：「完了，這下子真的完了。」

咳！留得青山在，何愁沒柴燒？其保真的落魄麼？哼！且看着——他又有新主意來了。他分析了原因，立刻把那隻腕錶當了，請人畫了幾幅佈景，又叫那老伙計去找一個女小旦來。

現在，眼前的這個「連天響」，就是其保的江山。那兩個老伙計自然是他的當殿大將軍，忠心耿耿的老功臣；雖然他們有點傻頭傻腦的，但傻的人才是有義氣的。至於女小旦小紅，自投在他的麾下，不是生活得比從前好得多了麼？

「連天響」自經改革以後，有了佈景，有了唱的，居然鬧鬧闐闐起來，再不會像以前那樣枯澀無味了。不過，由於社會的不景氣，其保也時時刻刻的在飢餓線上掙扎着。

鏦鏦鏦，鏦鏦鏦，鏦……

伙金又在那皮鼓上用力的搥一頓，便停下來，戲也就散場了。

台下，人潮漸漸地向四方散去，祇賸下空空的一片場地。

其保喝下一口茶，把那些「木頭紅公」搬回箱子，打了個哈欠，跳下台來。

夜已經很深了，其保聳一聳肩，透了口氣，回到那亞答棚去。那三個伙計，早就一人捧着一碗稀粥，在悉悉索索的喝着。

曳——其保重重地掩上那扇簡陋的門，心裏可有點惱。

「他媽的，你們這般人？……自己先走回來吃，放你老的在收拾……」

那兩個傻傢伙理也不理，只是低着頭喝粥，暗地裏却偷笑着。

格格格……

小紅忍不住的仰笑起來，把那口還沒嚥下的稀粥噴出來，險些噴在桌上。她急忙的用手掩住口，紅着臉，訥訥地說：

「你是班主嘛，格……格，班主是應該多做點的。」

其保眉頭一皺，把臉一沉，氣得太陽穴上的青筋都暴浮起來。他覺得他應該拿出班主的身份，這才能使他們懾服，便又噙動那張嘴，想罵出來，可是——

嘻嘻嘻嘻……

那兩個傻傢伙却大笑起來，尤其是伙金更笑得上氣不接下氣，忙把一隻手壓在胸膛上，對着其保說：「大班主，你這麼氣燥燥的，不是有失高貴的身份？」

其保被他這麼一說，頓時明白起來，心裏暗叫上當，嘴裏也跟着嘻嘻地笑起來。喝完粥，其保又不安的問：

「聽說大坡的大聖爺誕要聘請咱們去，真的嗎？」

「沒有呀！」那三個都晃起頭來。

「沒有？」其保的心頭不覺一冷。

夜的確很深了，那赤道特有的夜霧籠罩着，把整個甘榜困在死寂的海裏。

躺在那張帆布牀上，其保老是翻來覆去的睡不着。他想：今年是閏月，下個月這邊還要演五天，九皇爺誕也要演六天；但是，這兩處相隔的時間是那麼遙遠，只有大坡的大聖爺誕多幾天就來了。如果這趟生意接不到，下去的一些日子，確實是難挨的。在迷迷糊糊中，他還喃喃地自語着：

「明天就打個電話去問，明天就打個電話去問。……」

甘榜裏沒有電話，其保得趕到三英里外的一個小埠頭去。可是，電話打去了，回電

也來了——那邊的爐主已經聘請了另一班。啊！這無疑的是一個晴天霹靂，打在他的頭上，打得他昏昏沉沉的。

「以後的一個月怎樣過？」

其保眼前一陣黑，這時他意識到他的江山難保了，確確實實的難保了。

其保回到戲台裏，早班戲還沒有開鑼，那兩個傻傢伙正在抽香煙，小紅坐在一邊嗑瓜子。

「大坡的大聖爺誕請了人。」其保頹喪地對他們說：「唉！以後的日子怎麼過？」其實，這種情形在戲班裏是司空見慣的，尤其是他們都是從小就幹這行的。近些日子來，雖仗着其保的聰明，生活可說好的多了，但誰敢保證以後都是安穩的？

伙金畧抬一抬頭，毫不在意的說：

「留得青山在，何愁沒柴燒？」

「對！說得對。」老三跳了起來：「今朝可以過，且待它過了再打算。」

鏦鏦鏦，鏦鏦鏦……

做戲的鑼鼓又響起來了，其保套上「木頭紅公」，回頭對他們說：

「有一天命活一天，過去的不要再講，將來的還很長！」

伙金也接着口尾，反覆的唸着：
「有一天命活一天……」



自鳴清高的人

對於那些展列在C·T河畔的皇家屋（工人宿舍），大抵不會引起行人的注目——
漆黑的瓦，灰色的牆，低低的，陳舊得像一列列的爛車廂，單調的平臥着，和隔岸新建的洋房的紅磚綠瓦恰成一個強烈的寫照。但是，矗立在河畔的那間塗上白聖的住宅，可就不能一概而論；單是那兀立在屋脊的特奇的天線桿，和門前那棵蒼拔的松樹，巍巍然的傲立着，構成出類拔萃的一點，多少還能引起行人好奇的眼光依戀的瞞了好一陣子。

徐圓亮搬進皇家屋的日子算來並不長，整整三個月；他很興奮，常常懷着喜悅的心情，偷偷的欣賞自己得意的傑作——那特奇的天線桿和松樹，嘴角上便裂成一道愉快的笑痕，額頂和頭顱禿光的部分閃閃的發亮。

徐圓亮年來吃得好睡得好，照理應該是個身肥體胖的人物；但他偏不爭氣，十足是個癆病型的身材。據他解釋說：「我嘛，相命的說我是『清孤相』，目前發財兩個字雖然沒有我的份，食祿可担保不用愁。你看，我的印堂紅紅的，不出三幾年，準有發橫財的機會，那時候福人天相，身體自會胖。」

「唉！又不是孩子啦，吃了那麼一把年紀，進棺材都有份兒了，碰見螞蟻打架也值

得大驚小怪？」

「呸！真是的，野狗撒了個屁，有啥奇呢？」

他常常喜歡拖一拖那些爭着看熱鬧的朋友的膀子，嘮叨幾句，不管對方的反應怎樣；這是他的人生哲學。他以爲：既然長了鬍子做了爸爸，總得有個樣子——表面上應該擺得嚴肅點，好教那般後生仔敬畏敬畏；同時，自己應該有個主見，不要看見賣膏藥的也圍前去擠。總之，凡事都得清高一點。

他雖然讀了幾年洋文，識得一些橫爬的荳芽字，自然不懂得黃帝的後裔在二千多年前便誕生了一個傑出的人材，在汨羅江畔行吟「衆人皆濁我獨清，衆人皆醉我獨醒」的人生哲學，更不懂得續後還有個姓陶的老頭子，不願爲五斗米而折腰；否則，他準會五體投地，誠惶誠恐的說：「小子不才，願拜兩老先生爲師。」與屈陶兩先賢扯起師生關係，表示下自己的清高呢！

「嘿，那群混帳雜種，簡直沒有爹娘教養，骯里骯髒的沙土也玩？你們絕對不能跟他們混在一起，知道麼？沙土骯髒，有妨碍身體健康。」

扳着臉孔教訓自己的子女，幾乎是他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他老喜歡推推鼻梁上的玳瑁眼鏡，用嚴厲的眼光把縮在牆腳下的兩個小鬼頭看得心亂跳；然後喝口茶潤潤喉；慢

慢地回味自己得意的金科玉律的訓詞。他想：要是能花些時間把它收集起來，準可以印成一本厚厚的「如何管教子女」的權威著作。

據說，在徐圓亮未搬進皇家屋時，曾發生過這麼一回事——廠裏的「甲巴拉」年邁氣衰，又患上了哮喘病，取了養老金回唐山，遺下空缺；而徐圓亮和大隻牛這對同等資格的老工友，便是這空缺的候補人。

「哎啊！當甲巴拉也一樣要做；就白送給我我也不喜歡做。」他拉開銅鑼似的喉嚨對同事說：「不是我姓徐的驕傲，做這種有名無實的甲巴拉，實在够難受，一面要討好上司，一面要討好工友；我沒有這種福份，還是做個安份守己的工人好。」

大隻牛可就不這麼老實，聽了他的話，正中下懷，心頭裂開朵朵的花兒，暗笑徐圓亮大傻蛋，不識時務，照實把他的話一五一十的呈報上去，「甲巴拉」穩穩的便撈過手。

「真是豈有此理，他的資格又不比我高，也沒有問過我一聲，自己便佔了去做，小人，小人！虧得他還有面子爬上去，沒有人格！」大隻牛正式提升爲「甲巴拉」的那一天，徐圓亮的腦子猛的被人重重的擊了一下，心底裏藏着的那一團妒嫉的火不覺盛燃起來，在同事面前公開侮辱大隻牛。

工友們對於這個愛面子慣說漂亮話的徐圓亮，不但沒表示同情，還暗地裏譏笑說：「活該，真是活該！愛做就說愛，哼！說甚麼漂亮話？給他一個教訓倒很應該。」

爭取的失敗，給他一個重大的打擊，教他死掉心竅的去追求「高尚」的隱居生活；但無巧不成書，徐圓亮的美夢像水面的泡泡，陡的刮來一陣風——他接到廠方「財庫」的「羅知」，大意說：從下月起，他有權享受廠方派給的宿舍。「搬進皇家屋住。」他放下那張摺皺了的「羅知」，把雙手橫放在背後，沉吟着直在廳子裏踱方步——搬吧？他又不忍拋棄那血汗經營的小家園，和那將要實現的隱士夢；不搬呢？白白犧牲自己享受的權利。他躊躇了，像徘徊在十字路口。

當晚，他特地鄭重其事的召開一次家庭緊急會議，以便聽取老婆大人的意見。

「那當然是搬囉！」老婆的肥臉堆起兩塊肉，閃閃發亮，兩個細小的眼睛眯成直直的一條縫：「皇家屋有火有水，交通便利，蚊子又少，上巴刹也省得多走許多路，怎麼不好？」

「儘會替自己打算，」徐圓亮心裏很不快，瞟了太太一眼，心裏暗罵着：「庸俗，庸俗！」

「小楞子，你聽哪！爸爸說咱們要搬到皇家屋去呢！」躲在廳子角落捉迷藏的小花

兒悄悄地拉了弟弟一把，低聲說。

「好呀！好呀！」爬在地上的小楞子連忙坐起來，快樂的嚷着：「皇家屋真好，買東西吃真容易！」

「小楞子，鬼拖了你麼？」徐圓亮彷彿陷在四面楚歌的境地中，不覺皺了皺眉頭，叱喝一聲，洪亮的聲音立即堵住小楞子的嘴。

搬，搬，搬！受不了太太幾夜嘮嘮叨叨的訴苦，在迷茫中躑躅的徐圓亮，索性來個三十六着，走爲上着的折衷辦法，順手推舟的答應下來，還向朋友誇耀說：

「現在是太空時代啦，我老徐的思想自然也得跟着進步，尊重女人的地位，是吧！很好，她既然要搬，我怎麼不舉手贊成。哈哈，新時代的丈夫本該如此！」

徐圓亮全家像兵荒馬亂的搬進那列排在尾端的皇家屋，而且安置下來了。在失望中他又找到了慰藉——門外有塊空地，有一株亭亭玉立的松樹，又瀕近一道彎彎曲曲的小河流，喧囂中還帶幾分清靜秀氣。他雖然痛惜那兩張落在「財庫」腰包裏的紅老虎紙，但一想到這塊可栽種奇花異草、重溫舊夢的空地，他又覺得那兩張紅老虎紙花得並不冤枉。

他一心一意的佈置那塊空地——用木材一根一根的豎立着，均勻的，整齊的圍成一

個花園：四周遍種了許多紅紅綠綠的花，爭媚鬥艷；中間搭起一個架子，大盆的，小盆的，密密麻麻的擺設着，是些芍藥、玫瑰、蘭花之類，曉風拂過，飄起一陣醺人的芬芳；晶瑩的露珠無聲的滾落，增添自然的美。屋簷下、院階前也擺了好幾盆，燦爛瑰麗，點綴得滿門綠意。同時，他還佈置了一間幽雅的書房，一桌一椅，和一個裝滿洋裝巨著的書櫥，擺得很講究，很合適；再加上一瓶胡姬，一個收音機，構成他理想中的天地。

徐圓亮既標榜自己爲清高的人物，自然不能隨波逐流；所以很少誇出門檻，離開花圃，除了每天上工的時間例外。但頂痛心的是：小花兒和小楞子並沒有接受他的管教，整天吊兒郎當的在河畔玩爛泥，和蓬頭垢臉的「野雜種」丟彈子；氣得他瞪圓了眼，兩個指頭直逼到小楞子的鼻尖上：「唉！真不可教養，告訴你們多少次了？教你們不要跟小流氓玩，不聽，啊，你們想造反！那河水髒死人，大便，垃圾滿河是，再跑去玩，準敲掉你們的腿。」

也許是氣壞了，來不及搬出他的權威著作；小楞子可嚇得縮進桌底下去，臉上一紅一白，眼淚熱辣辣的在眼眶上；他幼稚的腦子永遠無法承受他爸爸高深的理論。

喬遷的第五晚，一切佈置就緒，徐圓亮特地請來了兩個青年同事。他的意思是：青

年人大都未脫幼稚的天性，愛花愛草；而他自己精心設計的傑作沒有人來欣賞，稱贊幾句，那太辜負了。

「在鬧市裏，栽種點花草，美化綠色的大自然，呼吸新鮮空氣，人生才有意義。」他的洋文總算沒有白讀，趁此可應酬應酬一下。他得意的領着這兩個青年人，慢慢地，仔細的走遍園子，不斷的誇贊自己的擺設；搖搖花莖，說明栽植的方法，十足像個園藝家。

那兩個青年人大概也是屬於他心目中的「清高」之流，摸摸青翠的松針，嗅嗅玫瑰花，不說不笑，呆呆的像兩個木頭人，機械的跟着他走。

「哈囉！美是大徐，這兩條狗是你的吧？」其中一個忽然摔掉捏在手上的花瓣，發現新大陸似的指着籬笆說。

「爺死，爺死，」徐圓亮擠擠眉，喉嚨裏應了一聲，呼喚着：「左尼，左尼！」籬笆下的那兩隻怪物，像得了赦令，急竄過來，一棕一花，向主人搖尾巴。兩個客人同時怔住了——棕的滿身癩癬，斑斑點點怪惡心的，屁股還爛掉了一片毛，停駐着幾隻蒼蠅；花的瘦骨嶙嶙，拐了一隻腳，也是斑斑點點的生滿了癩癬。

徐圓亮俯着身子，輕輕地撫摸着狗，說：「這兩隻都是歐洲的好狗，你們才不知道

呢！嘻嘻，這兩隻狗說起來也很奇怪，很奇怪，不必我操心替牠們洗澡；下雨的時候，牠們會自動的在外面打滾！」

「嗯，嗯，美是大徐的狗自然與衆不同，是吧？」那個摔掉花瓣的青年，皺了皺眉頭，回頭向另一個伸伸舌頭，做了個鬼臉：「狗也跟人一樣，懂得自愛，清潔。哈哈，我的話也許不會錯吧？」

另一個依然保持着沉默，掏出手帕緊掩住鼻子，卡都卡都的連吐幾口痰。

徐圓亮覺得滿肚子不對勁，發誓以後不再邀請那般庸俗的東西來參觀，免得沾污他清高的、含有詩意的園子。他憤憤的對太太說：

「我說俗物就是俗物，現代的青年人，咳，這般後生仔呀，太那個了，光懂得看戲跳舞，找女人，咳，看見一個女孩子，好像蒼蠅碰見糖，死命追求，庸俗，無聊！不懂得陶冶心情這回事。」

隣居對這位光頭的新芳隣並沒有甚麼好感，當他們悶熱得透不過氣時，站在門檻上吹吹風兒，或者搬張櫈子在門外納涼，張家長李家短的閒扯着，眼光偶然不經意的觸着那道整齊的籬笆，心裏不期然的打了個寒慄——高不可攀！

徐圓亮的緊隣，那個慣於「包打聽」的香煙佬，又習慣的飛濺着唾沫星子，憤憤的

說：「這麼高傲做甚麼？大家是工人、老粗、下流種，差的是他多妙得幾個豆芽；但光是幾個豆芽也不濟事，筆尾拖不動，照樣要做，跟咱們一夥，威風甚麼？」

「哼哼！你以為識得字，很了不起？」在門口喂孩子的江成嫂也插嘴說：「上個禮拜，我到世界內（遊藝場）買對鞋，嗯，還看見他偷偷摸摸的買票去看×艷舞團呢！呸，斯文人？當面笑人家沒有看過大世面，一個馬戲班子到來也爭着圍攏去看，自己却躲在花園裏偷看，這也是斯文人幹得出的麼？」

話雖這麼說，但對於這位來歷未明，行為古怪的芳隣，大家多少仍抱着一種敬畏的態度，何況人家又識得豆芽字！替他隱瞞點總不會有害處。憑着香烟佬「包打聽」的看家本領，只發掘了一個秘密——這位芳隣是個嘴裏談是心裏又是另一回事的人。

隣居對徐圓亮的閒說，他當然沒有聽見，也不會介意過。買票看×艷舞團，那是事實。「後生哥缺乏人生經驗，沒有藝術修養，懂個屁？人家西洋人呀，嘿，那個不懂得欣賞人體藝術？心地純正，有修養的人，才能體會藝術的奧妙。」他早就預備了一面很好的盾牌，而私下却這麼自慰：「場內又沒有個熟人，鬼才曉得呢！」

三個月來，徐圓亮的態度漸漸有了改變——以前他是難得出門的，這回不但每晚出門；而且西裝領帶，直挺挺的挾着一本精裝厚皮書，「杜橐杜橐」的拖着皮鞋，雙腳輕

浮地飄過每家門口，走出去。下巴的鬍子刮得光光的，額頂梳着幾條稀疏的頭髮，企圖掩住光禿的部分；鼻樑上架着一副玳瑁眼鏡，和那張小圓臉相配起來，真是天衣無縫，一副斯文像。

「當家庭教師，雖然沒有幾多錢，但並不壞，學習學習也是好的。」他福至心靈的對胖太太說：「人家又是有幾個錢的弟子，沾上一份光榮也可提高自己哩！」

當家庭教師也好，做什麼事也好，只要不沾花惹草，幹不正當的事，胖太太絕不反對，裂着嘴笑，晚餐還加了一碗芬芳的咖哩雞。

如果這小市區也有風暴的話，則這小市區的一泓死水也會飄起風暴，而徐圓亮便是其中的一個小漣漪——一種不可隱瞞的事終於爆發了：江成嫂新買的兩隻白胖胖的「打針雞」，在兩天中相繼忽告失踪。

蒼茫的暮靄籠罩着河畔的竹叢，天空斜掛着幾抹紫紅的晚霞。江成嫂失望的擺弄着雞籠子，在垃圾堆逡巡了一陣，「朱，朱，朱」的叫了半天，憤怒地關上雞籠子的小竹門，提高嗓子說：

「唉！陰功呀！六塊錢買來的兩隻雞，又打過針了，不知那個賊囉偷了去，衰鬼，吃了要爛舌頭的。」

香烟佬照例拖了把長櫈，小腿架着小腿翹坐在門外抽烟，有意無意吐了口濃烟，斜乜了江成嫂一眼：

「這兒住屋多，新買的鷄得多關幾天，才懂得回來，不會迷失。有人偷嗎？大概不會的，我成十隻母鷄也沒有被人偷去一根毛。」

「唉！錢掉進水還能泵一聲，買了兩隻鷄，白白胖胖的，想要在他過生日的那天殺的，連個聲響也沒有。」

這當兒，附近傳來天花症的消息，比細菌的傳播還快，再加上一些可怕的謠言，立刻瀰漫着這小市區的每個人心頭。那間政府舉辦的義學，暫時改作人民服務站，替居民種痘。親戚朋友之間常用的口頭禪：「你吃飽了沒有？」也改換了一句：「種痘了嗎？」還有誰管得着失鷄的事。

徐圓亮識得「這才要得」的豆芽，神通廣大，有在醫院服務的朋友，胖太太又嫌幫孩子到服務站去擠麻煩。徐圓亮明瞭太太的苦衷，趁星期天請朋友來用便飯，順便替闔家大小閹幾刀，一舉兩得。

闔過後，胖太太溜進廚房準備晚餐；徐圓亮笑容滿面的帶着朋友在夕陽的殘暉下參觀自己的傑作，一件一件仔細的觀摩。

幕地裏，隔壁香煙佬的家裏大聲的閨動起來。

「偷雞賊，偷我的大閹雞去煮咖哩……」香煙佬伏在天井上窺視了一陣，氣得急跳下來，粗獷的聲音一陣陣的飄過來。

「江成嫂，江成嫂，過來看，快，偷雞賊！……」

「唔，有這樣大胆的人呀！……」

隔壁的空氣有了異樣，脚步聲，叫嚷聲，鬧閨閨的。許多孩子們，好奇的圍在香煙佬的門口；愛管閒事來刺激平淡生活以增加飯後談話資料的婦女也擠攏來，吱吱喳喳的議論着。

在喧嚷聲中，胖太太匆匆的跑出來，兩個小眼睛佈滿恐懼，面頰的紅泛漸漸地暗淡，蒼白；沾滿雞毛的右手不斷地扭着衣角，噙動着嘴唇期期艾艾的說不出話。徐圓亮的眉毛立刻緊擠起來，明白所發生的事情，鎮定的僞笑一下，拖着朋友往外走。

在蒼茫的暮靄中，他老印堂上的紅光只有暗淡的一片，大概他「孤寒相」的「橫財夢」正在沒落吧！

老爺車

幾年前，在我外婆家的那個貧困破落的甘榜裏——或者把附近的小甘榜計算在內，交通還是很落後的；除了那條像蟒蛇般偃臥在廣袤的橡林裏的黃泥路，可通達三英里外的一個小鎮，替人們帶來一點屬於文明的氣息外，整個甘榜委實找不到第二條更好的通道。因為路面狹小，只能容納兩輛並排腳車同時走過，所以人們到小鎮上去的時候，通常都是依賴天生的雙腳，能够騎腳車已經是很了不起的了。在我的記憶深處，這些洋溢着泥土氣息的事物中，給予我印象最顯明的便是阿強舅舅的那輛高大的老爺車。

那的確是一輛很破陋殘舊的腳車，油漆脫落，整個車身不僅生着斑斑的銹痕，而且還沾滿了骯髒的油污和塵埃；前輪的那個遮擋泥沙的護蓋也不見了，任誰也猜不着它先是怎麼樣的。後面滑稽的裝着一個可以用來運載東西的車架，又濶又大，時常「急急軋軋」的隨着腳車的震盪而沿路高歌，看起來就教人厭惡；惟一使我有好感的，倒是掛在車頭上的那盞不需要火柴的燃點而自己會發亮的電燈。

阿強舅舅本來沒有購買腳車的意思，因為當時他還是個初執教鞭的年輕小學教員，

學校就在甘榜附近，只要走上二十分鐘的路程便到學校，來往都十分方便，而他平素又深居簡出，腳車對他來說是不太需要的，雖然左右的幾家鄰居都擁有或新或舊的一輛腳車。然而，當那個看管烟房的柯老頭要搬遷到別個地方去做小生意的時候，忽然到我外婆家裏來，央求阿強舅舅承受他那輛賣不掉的老爺車。阿強舅舅經他再三的請求，連看也沒有看，竟然爽直的答應願以二十塊錢的代價收買下來。

過了兩天，阿強舅舅把老爺車「急急軋軋」的騎回來，外婆淡漠的看着，心裏很不高興。對所有舊的腳車，她都有種厭惡的感覺，甚至咒詛它是一種尅死人的不祥之物，好像以往曾經結下甚麼冤仇似的，據說這種怪癖的感覺是她在五年前外祖父逝世之後才有的。五年前，也就是我五歲的那一年，外祖父是這甘榜裏的一個辛勤的膠工，雖說年紀老邁了些，但他每天照常工作，除了幫外婆和蘭姨自割一個行頭的膠液外，還要負責運載膠液和交送膠片的工作。那時候，他也有一輛已經非常殘舊的腳車。一天下午，他照例載了一大疊曬乾的膠片，準備送去煙房熏亮，不意在橡林裏給樹根絆倒了，整個身子重重的直從車上掉下來，摔傷了腰部。就在這一次，外祖父因摔傷而染病死了，那輛蒙上「馱衰運」之罪的腳車，不用說，也早被賣掉了，而那種對舊腳車厭惡的感覺，却根深蒂固的蘊蓄在她的心坎裏，直到現在依然沒有改變。

「我們要這東西幹嗎？整整五年了，我們沒有它，日子也不是過得好好的？」她說。

阿強舅舅無話可說，向蘭姨要了一塊破爛的布塊，親自的抹拭老爺車的油污，檢驗電燈的燈泡，以指頭彈彈老爺車銹褐的骨架，自言自語的說道：「二十塊錢花得並不冤枉，這輛腳車的機件都很好；在我們這小甘榜裏的腳車，並不應該講究外表漂亮，最要緊的是堅固耐用，就像我這輛一樣。」他彷彿誤會了外婆的意思，不滿的對我說：「啊，小源，你說是麼？其實光閃閃的又有甚麼用？」

我心裏雖然很不舒服，也並不完全領悟他的話的意思；但無論怎麼樣，打從這一天起，老爺車也是外婆家裏重要的一員了。漸漸地，我開始發現它被我忽略的意義——它並不是一輛沒有用場的醜陋的廢物，而最重要的是，它縮短了外婆的家與小鎮之間的距離。同時，阿強舅舅的心眼兒一向很豁達，爲人也有點慷慨，他並不像其他的年青人那麼自私，把老爺車看作是自己專有的東西，只供自己個人應用，即使在鄰居偶有急事來借用，他也滿不在乎的笑着說：

「噯，大家都是老鄰居，要用就拿去用吧！還講這些客氣話！」

在這些常常上門借用老爺車的鄰人中，借用次數最多而且常常按照一定的時間來借

的，就是那個住在隔河的馬來人莫哈末了。在我的印象中，他是善良而可憐的。我只知道他在橡林外有一小片蔥蘢的椰林，一片長着一束束鬚鬚似的纖絲的玉蜀黍，以及十幾棵榴槤和紅毛丹一類的熱帶果樹，照理日子是應該過得頂愜意的，但情形恰巧相反——他比誰都窮。家裏的一大羣蠢蠢蠕動的孩子，差不多個個都掛着一張菜色的臉，抬着一個可笑的大肚子，彷彿要把他直啃得枯瀉精盡似的。差不多每隔一兩天總要借用一次腳踏車，運載一些剝淨的椰子或煮熟的玉蜀黍到小鎮上去兜賣，換取一些家中日用品，彷彿我們的老爺車已與他的生活分不開了。他每一次來借用的時候，照例一面謙遜的裂着嘴兒從竹籬裏檢出三幾包玉蜀黍推到阿強舅舅面前，也不理睬對方客氣的推却，像送點東西是他應盡的義務，一面帶點尷尬的神情，嘮嘮叨叨的說：

「園地貧瘠，種不出甚麼好東西，只有玉蜀黍還算不錯，顆顆飽滿，因仄，你可嚐嚐看！」

「怎麼好意思呢——每次都接受你的東西？」每一次阿強舅舅都拗却不過他的一番熱誠，沒有辦法，只好接納他的餽贈，好讓他滿意的拉正宋谷，推着老爺車朝黃泥路的那邊使勁的踩去。從濃綠的葉隙瀉漏下的點點金色的陽光，輕快的在他背後的竹籬上跳躍。

但是這件芝蔴樣的事落在斜對門的劉二嬸眼裏可就不不同了，在背地裏那里邪氣的說長道短，正如發掘到甚麼大不了的秘密似的。這婆娘，天生兩片扁平的薄嘴唇，用在挑撥是非的時候往往比講正經事的時候多，說起別人的閒話來吱吱喳喳的猶如響個不停的機關槍，還夾七夾八的穿插一大串「哈哈，哈哈」的口頭禪，又刻薄又鋒銳，開得前前後後的幾家人都討厭她。她過去曾經爲了一隻失散的鷄子的小事，指槐罵桑的誣說有人妒嫉她會養鷄，同蘭姨口角過一次，兩個人站在大井邊足足罵了兩個鐘頭。自從這次以後，無疑的，兩家之間的那種頻繁親切的來往便不復存在了，只停留在偶而碰頭，彼此各懷鬼胎的在表面上淡漠的打個招呼而已。誰曉得這個存心挑剔的女人猶心灰未冷，割膠回來沒有活兒幹的時候，不是拉住鄰舍的嬸嬸們聽她唱獨腳戲，就是到處亂撞亂闖，找個聽她胡扯的對象，故意歪曲阿強舅舅的本意。有一天，我陪蘭姨到大井邊清洗凝結的膠塊，大井邊已經蹲滿了好幾個人，劉二嬸也雜在裏面，正吱吱喳喳的和外婆左鄰的張嬸與對窗的王嬸談得很起勁，唾沫星子在薄唇外橫飛。她彷彿沒有看見蘭姨，繼續高聲的說：

「哈哈，哈哈，妳們都看到了，阿強花二十塊錢買那輛老爺車借給馬來人用，妳說是慷慨麼？鬼才相信！嘿，不是我劉二嬸喜歡多嘴，說穿了還不是貪圖那馬來人的一點東

西？哈哈，阿成前兩個月也不是買了輛新車麼？牌子好，亮晶晶的差點閃花了我的眼，哈哈，我劉二嬸就不希罕三幾包玉蜀黍，叫阿成把新車借給人家當爛牛車。……」阿成就是她的大兒子。

蘭姨狠狠地瞪了她一眼，氣得用力摔下手裏的鐵桶說：「嘴裏長狗牙，要亂吠也得看看臉色呵！」

劉二嬸先是怔了怔，隨即氣呼呼的像頭咆哮的小野獸，抹紅了頸子同蘭姨罵起來，嚇得我不知如何是好，呆呆的望着她們你一句我一句的嚷。這樣的嚷了一陣，幸虧正在井邊淘洗東西的王嬸、張嬸等人都做好做歹的出來勸和，但劉二嬸則「哈哈哈哈」的唧噥着。

「不要理會她吧，像她這樣的女人和她爭吵只有增加自己的煩惱，況且我們又沒有這種意圖，任她說甚麼也沒有用。」事後，阿強舅舅淡淡的說，似乎劉二嬸的閒話對他一點也沒有作用。然而，外婆仍然很不高興，搖搖頭說：

「真該死，爲了一輛爛腳車，鬧得我們沒有安寧的日子。」

我要說的事就發生於我在外婆家寄宿的那年八月間，距離小鎮上神爺廟開光迎神的事還有兩個星期；但在這生活如同死水般寧謐的小地方，迎神開光是件頂惹人關注的大

事，不單是我們一夥貪饒好玩的小鬼頭心燥，巴望能够早些往小鎮裏湊熱鬧，緊跟着木頭神爺搖搖擺擺的遊街，卽連平時一派嚴肅的大人們也不能例外，一閒下來便津津有味的談論着迎神會的事，互相交換打從外邊捎回來的訊息，說甚麼神爺金身點眼啦，主持人準備宰多少隻大豬啦，聘請那個戲班子演酬神戲啦。總之，在這其間，每個人都注意着神爺廟的動靜。阿強舅舅對鬼神這類的東西本來沒有好感，迎神會更提不起他的興趣，他只掛心着莫哈末爲甚麼一連三天都不來借老爺車，也沒有往鎮上兜賣他的玉蜀黍和椰子。

這天傍晚的時候，有人從隔岸的甘榜回來，說莫哈末的那個最小的孩子哈蒂兩天前病了，昏昏沉沉的躺在草蓆上呻吟，額角上火辣辣燙得很厲害，誰也不曉他患了甚麼病。莫哈末起先也不大留意，以爲那孩子的身體一向孱弱，氣色不好，偶然染上感冒，給他服食一兩片阿士北羅，希望他寧陣熱汗就會痊癒。但哈蒂一直沒有好轉的現象，而且一天比一天沉重，急得他媽媽像隻繞在熱鍋上團團轉的螞蟻一樣，直嚷着哈蒂是她的，要她丈夫趕緊設法拯救她的孩子。莫哈末也明白病況的嚴重，慌得拿不定主意，午後，匆匆離開甘榜，帶着一顆痛楚的心靜靜地趕去他叔叔的果園，說要籌借一點醫藥費。當他離開，哈蒂的病勢更趨惡化，熱度增高，喉音沙啞，幾乎沒有聲音了。

「希望他能够湊點錢回來，給哈蒂看看醫生。」阿強舅舅聽到這個消息，憂鬱的瞧着板壁上顫動的影子說：「像我們這種窮人，天生來就不應該患病；一患病簡直是迫人走投無路。」

「你既然這麼關心他，自己去打聽打聽吧！」蘭姨呶呶嘴，很不高興的，顯然是討厭阿強舅舅唐突的打斷她的話題。當時她正起勁的談論着酬神戲的事。但不知怎的，我的心也悄悄的惦念着患病的可憐的哈蒂，我想這或許是受了阿強舅舅的感染吧！

第二天清晨，輕煙似的山霧淡淡地迷濛着整個橡林，明晃晃的陽光在葉子疏落的縫隙掛起一根根發亮的柱子，斜斜地伸展着。當遠處的橡林深處揚起一陣粗獷的歌聲，莫哈末已經楞楞地出現在我們的門口，正如他往常來借用老爺車的情形一樣，只是空垂着雙手，肩膀上也沒有揹馱着那個盛滿農作物的破竹籬。我看見情形有點突兀，趕忙跟着阿強舅舅跑出來。

「因仄，是我。」莫哈末啞着喉嚨說。我發現他瘦多了，眼皮也黑了，一張滿佈皺褶的臉掩翳着一層陰沉的哀傷與憂鬱。

「聽說哈蒂病重了，昨晚去看了醫生沒有？」阿強舅舅不安的問道。

「因仄有心了，但——哈蒂昨晚病死了。」他沉重的對阿強舅舅說，臉部毫無表

情。

「哈蒂死了？」阿強舅舅不勝驚訝的提高音調，疑惑的直瞪着對方的眼睛楞了半響，好像不相信對方的話，又好像不曉得自己應該做些甚麼。

「嗯，昨晚病死了。」莫哈末依然安靜的說，但突然壓抑不住那悲慟的激情的溢露，噙着一泡眼淚說：「哈蒂本來是不會死的，假如我身邊有些錢。但是，因仄，我三餐都照顧不了啦，那裏還有錢給他打針看醫生呢？唉，都怪我自己沒有本事！」

「你叔叔沒有借點醫藥費給你嗎？」

「沒有，他不在果園裏。我趕忙跑到十幾英里外的一個甘榜去，懇求我哥哥哈山借了三十塊錢。回到小鎮的時候，天很黑了，醫生說我們的甘榜交通不好，路程又遠，堅決不肯前來，唉，因仄，你說吧，我還有甚麼辦法？只有等待天明了。……可是哈蒂的咳嗽聲漸漸地微弱，呼吸漸漸地困難，窒息的次數越來越多，胸膛幾乎要爆裂了，我只有眼巴巴的看着她可憐的在痛苦中掙扎，嚥完最後的一口氣，我的心也碎裂了。唉，我的小哈蒂啊！那時候天還沒有亮呀……」

阿強舅舅聽了，沒有說甚麼，也陪着喟然的歎息起來。

莫哈末的神情很古怪，緘默了一陣，接着說：「算了吧，端阿拉注定我應該承當這

種痛楚，還有甚麼可說的？我打算把哈蒂的屍體抬到小鎮去，只是，因仄，你曉得這地方的交通不好，我想請你幫個忙，借用你的腳車。」

「是的，你別太傷心了。要腳車麼？儘管拿去用吧！」

莫哈末勉強的擠出一絲苦笑，靜靜的騎着老爺車去了，迎向一根根晶亮的柱子；但在我的眼簾裏，他的身影彷彿愈縮愈瘦小了。

過午，蘭姨挑着膠液回來，說她看見莫哈末悲哀的推着老爺車，同三幾個戴宋谷的人慢吞吞地朝小鎮的方向走；老爺車的後面赫然的載着一個像木箱的東西，蓋着一塊小小的白洋布。不消說，那木箱子裏裝的準是哈蒂的屍體無疑了。

莫哈末送還老爺車的時候，太陽已經西斜了。阿強舅舅再慰藉他一番，彷彿想起了一件甚麼要緊的事，說要到小鎮去找個同事談談。他草率的換了件清潔的衣服，吩咐我認真的演算他剛教我的除法，自個兒騎着老爺車走了。但隔不上半個鐘頭光景，外邊忽然有人吵吵嚷嚷的，不知道出了甚麼事。我覺得很奇怪，一個人跑到大門外，看見阿強舅舅頹喪的推着那輛老爺車回來，掌心、肘子都擦傷了，斑斑點點的滲出許多股紅的鮮血；更慘的還是他的兩個褲管，雪白的斜紋布染得一片紅，一片褐，辨不清是血液抑是泥漿，右邊的一個還劃破了一個洞眼，濡染着紅紅的血。後面跟着幾個無所事事的小

孩，指手劃脚的亂嚷亂叫，看樣子一定是在說阿強舅舅的傷痕。

「啊呀！不好了，阿強舅舅撞車啦，阿強舅舅撞車啦！」我驚恐的看着阿強舅舅，心裏一急，也不待問清楚發生了甚麼事，就高聲的喊嚷起來。

正在灶邊準備炊晚飯的外婆和蘭姨聽到了我喊嚷的聲音，都慌慌張張的從廚房裏跑出來，剛巧阿強舅舅也放好老爺車，一聲不響的跨進門來。她們一看見阿強舅舅的那種狼狽的模樣，和他手腳上點點紅紅的血漬，都怔住了。外婆連忙叫蘭姨進去拿紅煙和布塊，氣急敗壞的說：「怎麼弄成這個樣子的？說呀，快說呀！」

「啊呀！啊強，你怎樣啦？」

「媽，沒有甚麼，沒有甚麼。」阿強舅舅看看掌心，小心的脫掉那件被擦破了的長褲，立即露出兩個紅紅的膝蓋，無可奈何的說：「還好，只是絆着樹根，摔傷了一點。」

外婆關切的湊前察看阿強舅舅膝蓋上的傷處，又看看他掌心和肘上的傷痕，都是擦爛了皮膚，幾乎放心得多了，趕忙搶過蘭姨拿來的紅煙和布塊，仔細的給他包紮傷口，嘴裏嘮嘮叨叨的數說他的不是，一忽兒提到外祖父的死因，一忽兒要阿強舅舅把老爺車賣掉。

跟在阿強舅舅背後的幾個小孩，站在門口探望了一陣，許是發現沒有甚麼好看的，

都悄悄地溜走了，只留下四五個鄰居的大人們，正豎耳的聽着劉二孀說：

「哈哈，我說呀，幫人也要有個諱忌。聽說阿強今早把腳車借給莫哈末那個老鬼，載他哈帶的棺材到小鎮去，才隔不上兩頓飯工夫嘛，阿強無端端的給腳車摔傷了，怕不是腳車犯着妖邪麼？」

「是啊！妳說得一點也不錯。」外婆叫嚷起來：「我也是這麼想：借給喪家的東西最容易招邪，好多人都是這麼說的，我看——啊，阿強，你該聽到了，買輛腳車招災惹禍的，有甚麼好處？趕快賣掉它吧！你不愛惜自己的生命，也得可憐媽只有你這個命根子啊！」

幾個鄰居也勸阿強舅舅別違拗外婆的話，令她太傷心，乾脆把老爺車賣了。他們相信阿強舅舅摔傷的原因一定與載棺材有關，留着還會帶來更多的災禍。阿強舅舅被迫沒有辦法，勉強答應待他傷口好了才找個買主。

這樣平靜的過了十多天，小鎮上的神爺廟舉行迎神了，甘榜裏的人都趕去進香，情形比以往熱鬧；阿強舅舅的傷口也結疤了，遵守着他自己的諾言，準備過兩天把老爺車賣給小鎮上的車舖。我想，這件事如果給那個一向把老爺車視為眼中釘的劉二孀知道，一定會樂得嘿嘿的歡笑。然而她並沒有歡笑的機會，事情就發生在那天晚上。

那一晚，阿強舅舅和蘭姨都趕去看酬神戲了，我因為不習慣熬夜，他們就心我會在戲棚裏打瞌睡，阻手碍脚的給他們找麻煩，都不願意帶我一塊兒去。外婆還哄說橡林裏藏匿着黑黝黝的影子，專門的捕捉愛打瞌睡的孩子，硬拉住我不讓我去。我深知即使哭嚷的纏鬧也不是辦法，只好陪外婆留在家裏，要她明天帶我去看日戲。當外婆正在縫補阿強舅舅的破褲時，外面有人推開虛掩着的門進來，急忙的對外婆說，我聽得出是劉二嬸的聲音：

「哈哈——哦，黃大嬸，我真個急死啦，你說怎麼辦好？阿才還是整夜迷迷糊糊的喊嚷，也不曉得嚷甚麼？全身熱燙得簡直像個小火爐，現在喉嚨也痛得厲害，我灼焦的就心他會像莫哈末的哈蒂……我就想漏夜送他到小鎮的醫館打一針，可不知道阿強在家嗎？」

「他們兄妹倆一早就趕到神爺廟湊熱鬧去囉！」外婆說：「阿成呢？他不是也有一輛新腳車？」

「唉！還提那個天壽，哈哈，並不是我做媽的寵壞他，七早八早吩咐他家裏有些不妥，好歹的留在家裏幫我個忙，可是他偏不聽，溜得連個影子都不見了，真要把我活活的氣死。前前後後的隣居我都去過了，每個會踩腳車的儘都看戲去了，唉啊，黃大嬸，

你說怎麼辦呢？妳說怎麼辦呢？難道叫阿才……」

她們以後還說了些甚麼，我可不曉得，也聽得不很真切，彷彿是外婆忽然叫起來說：「啊！剛才妳不是提到莫哈末麼？依我看，妳還是不妨去說說看，也許他肯幫忙。還有，阿强的腳車也在，救人要緊，快點去吧！」

找莫哈末幫忙？借用犯着妖邪的老爺車？我很睏，沒有睜開眼睛，只迷迷糊糊的想着，也不曉得究竟發生了甚麼事。隔了一陣子，依稀聽見狗兒狺狺的吠叫，其他的我不再知道什麼了。

第二天，聽外婆說，我才知道劉二嬸的那個六歲的小寶貝阿才昨晚病重了，全身發燒，像夢囈般的嚷着說喉嚨疼痛，劉二嬸着急的撐燈照個清楚，看見他咽喉頭有點白白的東西，驚惶起來。後來虧得莫哈末沒有推辭的來幫忙，將他平時載椰子去兜賣的大竹籬綁在阿强舅舅的老爺車上，漏夜把阿才載到小鎮的私人醫館去。聽說醫生給病人打了兩支血清針，相信待多三幾天便沒有問題了。

也許是爲了這個緣故，阿才病好的那一天，劉二嬸還送來一隻肥肥胖胖的閩鷄，說給外婆補身子，一頭「哈哈哈哈」的稱讚莫哈末是好人，一頭稱讚阿强舅舅的老爺車最有用處。但稱讚的效力並比不上謾謗，阿强舅舅早把老爺車賣掉啦！

兩個月後，蘭姨又嚷說要買輛腳車，自個兒的到小鎮去，但可真奇怪，她買回來的竟是阿強舅舅賣掉的那輛「急急軋軋」的老爺車。她高興得活像個天真的小孩子對我們說：「有甚麼奇怪呢？我檢來檢去，還是這輛老爺車好，我一看見它，立刻會想起一段有趣的故事。」

外婆默不着聲，也許她那種對舊腳車的厭惡感覺有了新的改變。

（脫稿於六二、五、十八日衛塞節）

